丙子錄
貞

丁丑正月初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南兵使徐佑申在文川成貼狀　啓領
本道兵馬罔晝夜前進赴難云云事　全羅兵使金俊
龍到光教山屢度合戰頗有勝捷方為相機前進　獻
陵之計狀　啓來政院請　對蔣曰完豊府院君不意卒逝
國家之不幸有加此哉但聞今已三日而自　上尚為行素
云當此危蹙之日累日行素則恐　玉體添傷臣等不勝區區
憂慮之至請參商事勢　解素何如　上曰予本善為行素
六七日行素有何傷乎不忍解也行遠曰自　上軫念勳舊
之情寧有極哉耿耿不在於行素當此之時雖一家喪事不可[illegible]也
常時何用拘於小節耶臣民極為以悶　開素之事不能無關於傾
定衆心伏願　快賜俞音此時雖細微之事從衆心為是况此事則

闕非細者哉 上曰廟堂亦如是言之然則當限五日矣 命招贊畫
使景曾曰南兵使狀 啓不爲仔細而聞軍官口傳則此軍亦未矣
城中聞之其氣百倍成敗存亡在此一着必令善爲之可也
上曰然矣況器遠旣知其爲都元帥且近南兵所駐處可以得力
矣行遠曰賊之所憚亦在於此可以得力但外議多有懼者
援兵跋涉遠來則利鈍難也遲觀而恐或經生希望之事也此理
必無而猶以爲慮者蓋恐自此踰時引日使其軍兵而亦爲摧沮也
人心皆願速爲師期矣蓉曰我兵去時更爲使勿特和事以堅
其志 上曰昨日欲出送許檍矣何以還停耶潰曰許檍等
約束不堅偵探不詳而緩兵處處應大故欲更觀形勢而爲
之耳 上曰如此重事何不察形勢而輕爲之耶潰曰欲擊
城外伏兵不果矣 上曰各營藝事使聞令停弃藝云昨

日不禁耶柴絶則無以炊食而常人無計處必將帥禁止
然後可以節用着實擧行潢曰近来出樵城外故柴木有
餘矣　上曰今則日亦不寒着實禁斷可也潢曰臣昨日往見北
門外則賊皆退陣矣聞今曉五十餘兵還爲入来西門外賊三千
餘則向京佛堂屯賊向南去云必向梨峴與板橋矣　上曰今
日逃軍被捉者何人耶曰廣州牧使牙兵也　上曰其家屬不在
此耶潢曰其家屬在外故尋覔出去而今亡其豪者捉来
其賞當比得賊同矣　上曰其人不可不賞也景曾曰前者斬賊
五人曾給及第之人也潢曰自體府給賞木矣　上曰知情使出
者何以爲之曰已爲亡去故不得捉耳　上曰必捉之可也潢曰也
罪其哨官矣以　内摘奸單子　上出給朴潢曰言于體臣景
曾曰知情出送者既不得捉則必姑爲緩緩然後可以自

現若不得捉則甚有害也　上曰雖緩緩渠信之手言于
體府設策捕得可也亨吉曰爲日已久則必有迫城之患
城上防備不可以援兵之來而慢忽之也　上曰然矣行遠曰
自此難定師期沈器遠處爲有　旨使之相機約期事此軍
官出去時　下諭何如　上曰昨日已爲之矣景曾曰此道軍
亦爲出來云此兵最精若得三千可以無敵來人之言若信
則實爲多幸而但曾自朝廷不爲分付恐或浪傳也　上曰
必監司送之也罷出

丁丑正月初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御營廳　啓曰故完豊府院君李曙生時驍
健武士稱以別抄鍊才團束屬於本廳不得遷動之具由入
啓今已七八年而西將領或有以軍官　啓請者本廳防

啓不許其中雖有邊將除授者付標於本案遞則還屬盖
爲其險急之用以重其事也今者京畿監司李濵以武
士尹震英乏稱別隊欲爲帶率乃曰李曙生時移送使
喚至於　啓達李曙許否雖不知而積年團束之兵險
急毁隊非但兵家大忌取此守堞之卒以屬閑漫之地輕重
緩急殊甚懸絶且一武士有無似不足恤而若壞已成之規則避
若授閑之弊有不可勝言武士尹震英勿爲遷動以嚴軍律之意
敢　啓　傳曰依啓備邊司　啓曰幼學曺弼舜當此危急之
日慨然陳疏其志可尚疏中所陳偵探出使事或募人或募僧
時方連續傳令於諸道而至於擁兵逗留不進者道路不通勢
難即行軍律更觀前頭事勢而處之宜當敢　啓　傳曰依
啓又　啓曰林悚黃一皓等或以官僚或在言地當此孤城

被圍之日慨朕陳疏出於忠憤所激而徒以 君父與賊之議
云者實是臣子不忍聞不忍言之說也恐非擇言而發也至
於潛送傳命之人洞諭諸道帥臣調用閔震益等引導入
援之兵今方規畫措教逐日募入出送而特未知外援諸鎭相
應施措之如何耳此人等同在一城恐未及聞知也敢 啓
傳曰知道又啓曰守禦廳軍器監官徐夢良當此守城之日
一應軍器傳掌出納盡心國事功勞可嘉特授實職以示
褒奬之意似爲得宜敢 啓 傳曰依啓 都承旨鄭光敬
上疏大槩因走回入聞賊兵猝到艱阜避亂士女皆爲被虜臣
父昌葕方在其處死生莫知人子之情蒼黃驚怖五內如割不
可察任請遞事入 啓 傳曰遞差吏曹口傳政事都承旨
李景稷 啓下

丁丑正月初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體府 啓曰以徐欣男全生施賞事草記

答依 啓徐欣男因自言許科似有後弊僧入既已從施賞

到今更改事亦未安事 傳教矣欣男則勿爲許科六品

職帖而僧人之從自願已爲施賞者則已成規勿改已未及論

賞者咸鏡監司及都元師處遠路往來僧入則特授堂上職

帖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又啓曰當此危急之日內外相通最

爲切急今者本州人徐欣男三度出入其功極重且前後殺賊亦至

三四初次出入之功已爲免賤矣今以殺賊功依例許科又以往來

全羅監兵使之功六品職除授似爲得宜且出入諸處僧人曾

以其一族或除職或免軍役以酬其身矣羣議皆以爲一族代

賞似爲未盡不如直以職帖給當身之爲切云前後往來僧

入並給堂上職牒其一族代賞勿施宜當且徐欣男一時往來
人全生亦依他施賞之意敢此并 稟 傳曰依啓欣男自言
許科似爲後弊僧人從自願施賞到今更改亦似未安矣
兵曹 啓曰京畿監司李溟以軍官自望事馳 啓矣李曙生
時許令帶率之言臣等亦曾聞知許帶與否不須論也守
堞之事砲手似勝以砲手相換專付刈草事重事其宲非偶然係
狀 啓許令仍帶敢 啓 傳曰依啓 副校理尹集疏曰伏以臣
之同生兄南陽府使尹棨方在任所故臣之八十歲祖母及臣之
妻孥諸兄弟家屬並爲避亂本府矣今者此城人徐欣男者
自水原還傳言南陽地向化胡人猝入作賊府使及闔家盡陷
兵鋒云臣於病中得聞此奇心神怳惚視聽俱迷爲一失性之
人萬無察職之望又況爲人子者虛宲間旣聞此言則何忍晏

然帶職伏乞 聖明察臣情事臣之職名及督戰衛牧之任並
命遞差 答曰今姑改差

丁丑正月初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 事變假注書金履樑病代李彬 都體府
啓曰守禦使管下折衝金龍起自前料理本城之事多有功
勞而守城之後專掌火藥搗砧之事已得改搗之數多至六七
百斤盡心國事之狀實爲嘉特授僉知職牒以示褒賞之典似
爲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 禮曹 啓曰頃日行祈禱祀于溫祚
王而倉卒苟簡群情皆以爲未盡故別醮祭酒今已向熟云令
日官擇日更遣重臣盡誠致祭且伏念人窮反本疾痛必呼父母
崇恩殿睟容今適奉安于城内寺刹自 上親祭以祈冥佑
或遣大臣行祭似爲宜當敢此并 稟 傳曰依啓 崇恩殿

予當親祭矣 禮曹 啓曰溫祚王遣重臣致祭及 崇恩殿
親祭吉日皆以初十日推擇 啓下矣大臣之意以爲同日行祭似或
未安更問于日官則 崇恩殿親祭十一日亦爲吉日云以此付標以
入何如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初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傳于李行遠曰溫 墳慶平君貞和翁主綾原大
君各租五石賜給 禮曹 啓曰伏見政院 啓辭 崇恩 殿
祭時用猪作湯事入 啓蒙允矣但自祖宗朝文明延恩殿及各
陵祭各道真殿皆用素膳其意有在今不可以政院一時所見
莫重已定祭物輕用變改依前磨鍊施行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 御營廳 啓曰故完豊府院君李曙所帶軍官因
體府分付移屬臣處而急遽之間未及 啓下故非但渠背懷

不固之志嚴其晝夜守堞之苦百般謀避爭效尹震英投屬之計勢將難遏敢望驅策任使以效其死力於急難之時爭名歸有定分數自明則可杜投屬弊且堅不固之志故出使未還者及時在手下之人別單開錄永屬臣處事 啓下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 李景稷 啓曰 親祭時 祭物事已達於 榻前矣更問之則凡用粿之祭皆素膳爲之敢 稟 傳曰奠物莫有用素之理是不思也又啓曰祭猪當用雄猪而只有雌猪不得已以此用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 司僕寺 啓曰內乘李星身當初入城時落馬重傷已過累日尚未差復不得察任請改差以知馬武健人差出何如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初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体府 啓曰即接京畿監司李溟馳報

則當日以馬草刈取事使軍官尹震英領本道砲手十一名各
官下人出門埋伏刈草之際賊兵騎步並十六名猝遇相戰砲手永
男放砲中賊一名墜馬而死諸賊奪屍潰散追迫松坡設陣之處
奪其頭口鞭棍弓帒木疋及雜物而還云此人等以數少之軍奮
勇在前殺賊將切足以聳動軍情極為可嘉尹震英及永男
各別論賞宜當 傳曰依啓尹震英姑勿論賞又 啓曰今日
曉頭金彥琳朴月生等自言夜入賊陣斬二級而來將來諦視
則非但肉凍無血剝頭之狀不似真賊方極怪訝之際出身權
偲哭訴於前曰吾兄權偉頃者戰死於北門外而求死不得
矣此中一級明是吾兄之首乞許持去云臣即令御營大將元斗
杓推問則朴月生等一一直招不敢隱諱其貪功罔上之罪昭不
可掩若不梟示處置甚難金彥琳朴月生等梟示軍中以警

他人何如 傳曰其情雖甚可惡與斬殺生人有間減死論罪何
如事 傳敎矣今此金彦琳所爲與斬殺生人雖似有間而其
情之凶惡宗爲無異且軍情莫不痛惡自知其不容於人則
必有難處之患不可不梟示警衆而朴月生則爲彦琳所誘
首從似有輕重從重決棍宜當 傳曰依啓 備邊司 啓曰禁軍
黃大器等疏陳蒺藜拒馬木板牌長槍木匣等皆是戰用
之俱而城中所在各樣器械盡入於守堞諸處更無措備之路徐
議施行何如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十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 持平廉友赫獻納金慶餘来 啓曰虜中送
使之大不可臣等曾已備陳於 榻前矣今聞此議復起
云臣等不勝痛駭之至雖但以利害言之其爲無益而有害

聖明非不知之而每為一種議論所動臣等不在爲此議者有何於特別見得而誤 聖明至此耶況聞送書中文字多有乞哀之狀 若無遲則雖極屈終亦何益請命 並傳送使之擧 答曰此事出於勢不得已爾等更加思量勿爲煩論

丁丑正月十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 戶曹 啓曰舂正之役極緊且急各寺僧人及百官奴子今方分給作米而所收不數極爲悶慮軍資判官李夏長興庫直長盧弘器司饔直長申濟掌樂直長沈洽豊儲主簿金正立市奉事金會宗禮賓別坐韓梲等七員分遣各寺有站處令兵曹量給上番軍人晝夜舂正以補萬一宜當 傳曰依啓各別檢督着實爲之 傳曰義昌

君慶昌君仁興君寧城君綾原大君各租二石賜給

丁丑正月十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 兵曹 啓曰 大駕去邠之日 侍衛軍士盡皆還散而 扈從者三百四十餘名 其中守堞者則依他例施賞而四所及下衛之軍 逐日使喚之役亦極浩繁 不可無慰悅之舉 来當盡減除限三年一結復戶 以償其身 似為得當 傳曰依啓 從事官以都體察使意 啓曰 摠戎使具宏牒呈內 陽城旗摠禹旭等聯名等狀據 把摠金大賢哨官鄭東俊 撫恤軍卒 酒肉措備 親執犒饋 一司之軍 咸聚視手 各別轉報 以奬後來云 守城將領之人 舉皆一如此 則軍情之悅 若何足慮乎 其為國之心 極為可嘉 今該曹稟旨施賞宜當 傳曰依啓 又啓曰 水原哨官奇世 敍馬

餉士與否因 傳敎查問則左防禦使牒呈內今月初一日殺
馬餉士後皮張則揔戎廳上納的実云其爲國慶士之心誠
爲可嘉令該曺依竹山把揔金大賢例論賞宜當 傳曰
依啓

丁丑正月十四日

上在南漢山城 兵曹 啓曰都體府 啓辭陽城把揔金大賢
哨官鄭東俊令該曺論賞事 傳敎矣守堞壯士已爲陞
敘矣宗職及邊將中待闕除授宜當而係于 恩典 上裁何
如 傳曰依啓 從事官以都體察使意 啓曰出戰人賞格
事自初因忙擾只經 御覧而未及 啓下矣此事目將爲
一時規式不可詳定故敢 啓 傳曰知道 兵曹 啓曰守堞軍
官自願受職者次々今當除職矣閑良則禁軍禁軍則

守門將守門將奇將將則司果遷轉宜當其除免賤復戶人
則令各其該掌擧行何如　傳曰依啓令各該掌詳察擧行
俾無疊授之弊且其中免賤一事似為過重更為察處事
傳敎矣　聖敎極為允當公私賤則並為復戶宜當　傳曰依
啓　備邊司　啓曰醫員尹孝男以微末之人當初　扈駕入
来晝夜奔走前者出戰將士中亡者脫衣斂殯呼寒者解
衣衣之且賣藥物而来士大夫有病則極力救療其為
國之誠則極為可尚令該曹東班實職除授以為激勸之
地宜當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十五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傳曰空石十立內入　都體府　啓曰前主簿
孔大信曾經軍器寺官員熟諳火器諸具近来知本

州軍器捜出火器舊件修補改造功勞甚多因差軍器寺
官貟使之終始監董宜當 傳曰依啓又啓曰都元帥沈器遠
等狀 啓持來人折衝池起龍司果金器良等冒死入來
得通撥兵拜息其為 國之誠極為可嘉令該曹論賞 何
如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十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以尹孝男除職單子 傳曰此人除職先勞
戰之人似或未安此意言于該曹 兵曹 啓曰 傳教矣
池起龍加資金起良五品職帖出給宜當而係干 恩典
上裁何如 傳曰依啓金起良陞堂上似可更為量處又啓
曰金起良陞堂上似可更量處事 傳教矣依 聖教陞
堂上無妨敢 啓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十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胡人來到西門外招使臣 遣洪瑞鳳崔鳴吉尹暉如虜陣 傳曰使臣引見 上曰聞胡人來招云未知何意耶瑞鳳曰昨日極示緩〻之意而未經一日遽爲來請必渠有急事而然也 上曰予意欲言昨日所言於李信倹也當教信倹云出城被執與守城戰死等耳決不可從云云而卿等出見亦以此說爭之鳴吉曰當如是矣第一字說話何以爲之 上曰會稽說話耶曰然 上曰然則答之曰事極重大當啟語朝廷云〻可也鳴吉曰當依 上教仍言成和之後當相與議定從其可從者而已何可任汝預爲勒定耶云〻如何 上曰當如是言之而李信倹亦明教以送可也鳴吉曰臣等當直爲出去乎先送胡譯乎 上曰渠既來請直往可也且須善

為辭令罷出 使臣洪瑞鳳等受汗書回大清國寬溫仁
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來書云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
之義豈不為上天之所愧乎朕以丁卯盟誓為重曾以爾國敗
盟之事屢加申諭爾不畏上天不恤生靈之塗炭先背盟好
與爾邊臣之書為朕使臣英俄兒代等所得始實知慕國
有搆兵之意朕輒對尒春秋二信使及衆商人云尒國如此無
狀今將往征可歸語爾王以下至於庶人蓋明諭而遣之非以詭
譎興師者也且備書尒敗盟啓釁之事告之於天然後舉
兵朕若似尒負盟自畏天譴也尒實敗盟故降之灾殃尒
何反似漢朕不相關之人猶天之一字强相附會哉又云
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曩者己未之歲尒無
故侵我朕以為慕國必請兵事今又啓覺尒兵必更精

鍊矣孰意猶以爲未習耶然尒固好兵者倘志有未已今
以後更加操鍊可也又云壬辰之亂朝夕且亾 神宗皇帝
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天下大矣天下之國亦多矣
救尒難者止明朝一國耳天下諸國之兵豈盡至耶明朝與尒
國誕妄無忌終不能已今既困守山城命在朝夕猶不知耻
出此空言何益哉又云惟快一朝之忿務竊兵力傷兄弟
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絶諸國之望其在大國恐亦未爲長策
以皇帝之高明何慮不及此朕尒言壞兄弟之好謀動干戈
鍊兵繕城修路造車預備軍器惟俟朕西征之日乘間竊
發言荼毒我國耳豈有施恵於我國者哉凡若此者尒自以
爲不絶衆望也自以謂高明也自以爲長策也朕亦以謂誠哉
其爲長策也又云皇帝方以英武之略撫定諸國而首揭寬温

仁聖四字蓋將以体天地之道而恢伯王之業朕之內外諸國大
臣固以此尊稱上我矣然朕非不恢伯王之業無故興兵
圖滅尔國圖害尔民也興兵之故正言伸理曲直耳且天
地之道福善禍淫至公無私朕体天地之道傾心歸命者
優養之望風請降者安全之逆命者奉天討之黨惡攖鋒
者誅之頑民不順者俘之務令嘔強者知警狡詐者詞窮
令尔与朕為適我故興兵至此若尔國盡八旗叅朕豈有
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乎且尔所言与所行甚不相
同內外前後往來文移為我兵所俘者往往呼我兵為奴
賊此蓋尔之君臣素呼我兵為賊故啓口之間不覺至此
也但聞潛力竊取之為賊我果為賊尔何不擒捕而置之
不問也尔之以口舌詈人諺所云羊質虎皮者誠尔之謂

也我國俗有云凡行貴斂而言貴遜故我國每以行之不逮言之不怍爲戒孰若尓國欺罔狡詐奸偽虛誑汎八目深恬不知愧如此其妄誕無忌憚者哉今尓欲生耶亟宜出城歸命欲戰耶亦宜亟出一戰兩兵相接上天自有處分矣崇德二年正月十七日 傳曰使臣引見 上曰其言云何瑞鳳曰其言無非誇大之言而多爲不似之語未知實狀何如而似必有挫衄之事矣鳴吉曰渠言修飭水上之舡將向江都云渠何敢冰上行舟乎且與孔耿同事持紅夷砲而來云此無非誇大之言且見其用圖大似有敗狀且渠言得見謄錄云云而怒我以賊待渠矣 上曰何謄錄耶必是備邊司文書也暉曰渠言得見忠清道有旨亦以我爲賊我何爲賊而每每如是乎云云矣鳴吉曰

渠言欲爲相好而待之每如此何以爲好乎深示慨歎之
意矣瑞鳳曰其陣亦甚踈鳴吉曰此正可 手之時也瑞
鳳曰必見敗於官軍必前進矣似必不利而來矣 上曰
既与接戰矣其辭色如何鳴吉曰不能知也暉曰馬胡却
其從者先示致疑之意言辭之際初則以我國不早從其
言爲恨次則以孔耿率大軍出來之事誇張之且及鄭世
規處有 旨事臣等答曰此吾等奉 君父入瀋城和事
未議前事也大槩其究狡極甚不可測量也 上授示汗
書諸臣覽畢 上曰去時云云之事不爲發端乎鳴吉曰
亦爲言之臣以 傳教意答之矣 上曰渠答云何曰渠
言如此則末如之何也 上曰誇大恐愒之外更無他語
矣鳴吉曰先爲大言次爲其言而附耳密語臣等答曰觀

皇帝所爲眞寬洪之君也必屠吾城等若汝亦無傷且吾
君臣上下拒戰不勝則當爲自處汝等入城只得積屍而
已兄弟之義豈容如此且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恕之則世
世當爲含恩之人豈不好哉汝以此意歸報皇帝云云則渠
不答之矣瑞鳳曰臣前日往見時持火燒莎草曰此草雖
枯天以雨露濡之則必有回生今日若蒙恕過則皇帝即
天也汝爲雨露也云云矣今日渠說及其言而亦不忘之
意矣　上曰當答之也鳴吉曰答書何日當送之乎　上
曰出外議之江氷解得幾許鳴吉曰從高望見水色似歹
想太半解之矣景稷曰請汗書持出傳于備局矣　上曰
依爲之　備邊司　啓曰行副護軍閔馨男當此城中危
急之日血誠陳疏疏中所論兵不厭詐策貴全勝等語深

禦賊之長策必須講究籌畫十分商確勿為浮議所動
臨機應變以戰以守以和無往而不可至於廷臣各自獻
策採其可用者而行之必有裨益自 上深加體念何如
傳曰依啓 正言李晬而 啓曰君父受圍孤城今既月
餘而諸道援兵無一人致死解難者正坐年來師律不嚴
故也李義培之擁兵逗回越視主將之敗尚未行封田之
誅則諸將何以懲懼而輕死生哉臣等之意以為急募死
士或傾付元帥狀 啓持來之人 下諭帥臣就諸將先後
失律及顯有逗遛退縮之状者先斬後聞以嚴師律且令
帥臣董率諸軍刻期前進決一死戰以解 君父之急解
氷之期只在此月氷泮之後舟楫之用不可獨闕而聞京
畿各司以下各浦戰兵舡不下十餘隻急令帥臣及江都

檢使解氷即時督發諸舡浮泊京江近處以作木寨且收
拾沿江上下公私船或裝四面防牌或設布帳整飭以待
以備緩急之用且京畿監司及圻內若干守令閑在圍城
之內一道無號令之人各邑無奉行之官圻輔之地一任
抛攤殊甚蒼黃事當變通監司則在外諸宰不無其人守
令則以假爲眞亦無不可令 廟堂急速稟 旨施行
答曰令廟堂叅酌處置

丁丑正月十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備邊司 啓曰輔德林埈再次陳疏辭
意切而其所籌畫尤可詳盡其中僉兹三軍毋或誅怨則
誠之所在人自感動云者實是慰悅軍情之要語也或巡
城堞或御將臺申飭將官慰撫士卒 王言惻怛至誠曉

諭則彼同賦天性久沐 聖化之人豈有動不得今日得
人死力惟在於賞典激勸之道誠不可循常其有戰功特
異者高官重賞不吝輒施則破賊之策無過於斯和事之
成亦係于此至於設壇祈禱已於及山神屢次處 行祭
求神之道不宜煩瀆敢 啓 傳曰知道 督戰御使金
藎臣 啓曰賞職之牒軍卒則頗知榮感而將官等雖正
三品影職不以為關臣意底從落後窠闕及在外邊將逗
遛不進者并為遞罷以府據將官填差何如 答曰其言
是矣邊將則在外不知事勢而遞易不可也底從落後人
則其窠闕擇將官可合之人差除可也 備邊司 啓
曰因諫院 啓辭京畿監司以在外宰臣中差出事蒙
允矣監司李溟方在城中策應諸事依甲子年例李溟則

稱以左道監司兼察城中之事新出監司稱以右道監司
姑令兼察一道之事宜當 傳曰依啓又 啓曰諫院
辭中嚴明軍律正是今日之急務李義培之擁兵退縮不
救主將之敗罪不容共他諸將之失誤軍機及逗遛不進
者令帥臣先斬後聞督率諸路軍兵刻期前進勦滅此賊
以解危急事依 啓辭或募得死士或順付出送急急
下諭于帥臣且京畿各浦戰兵舡及諸道舟師江都所在
船隻亦令帥臣及檢察使及時招集嚴設海禦解氷即時
督發輕兵舡多設防牌來泊于京江收拾京江公私船隻
整飭待令以備緩急之用圻輔一路無道主將令不行調
兵運粮主管無人在外宰臣中擇可堪方面之任者差出
下諭使之察任列邑中無守令處差出假倅而待 朝廷

命令通行考其察任能否或令假真或為改差并為 下
諭于帥臣處宜當 傳曰依啓京江舡隻使之收拾勿為
留待趂卽回泊于江華可也李義培事使之明查處置在
此守令其功勞甚重他日亦勿遞改宜矣 大臣引見
上曰製書人亦令入來 上覽書草訖招鳴吉前進勘定
文書未穩處勘訖景曽 啓曰奉 君父入孤城危急在
此今日之事孰有異論哉但此為國家極重莫大舉措三
公既已知之則他人之知不知不必論而第旁觀與擔當
者有異於在外之人或有全然不知者此何等重事可以
諱秘而為之乎請招臺諫及二品以上明諭何如 上謂
大臣曰此所見如何瑬瑞鳳曰其言似是矣 上曰人心
少誠實心与口異使國事至此者亦由是也此以為慮瑬

曰設有異論不可爲輕重曉諭何妨 上曰肰矣昨日左
相去時其言辭則悖惡云而觀其文書則異矣塗曰曉諭
事文書改正後招之何如 景曾曰今雖知委城之截在之
人自當遲回矣 塗曰請出勘定文書罷出 禮曹判書金
尚憲裂書慟哭 請對 啓曰臣病退在外今到備局見
所答 國書不覺慟哭名分不可紊也豈意 聖上恐爲
此事乎 君臣上下同守一城若蒙天監則或有可爲一
日如此則更無可爲今日群臣不此之思 輕爲文書自
紊名分彼若以君臣之義責之則終未免於出城此猶不
足慮也 國家危亡非一道也縱使如是而脫得重圍將
何以有辭於名分之上乎臣不勝忿憤裂破文書臣罪當
死七十之年更何所望而圖得苟活耶請令速死 上歔

献良久曰卿之所言正則正矣尚憲曰如是而两宮可脫則猶可為也臣知其决難得脫也若不從欲生耶以下之言則雖咎無益今若激勵士卒以死自期則　上天祐之祖宗祐之矣　上曰上為　宗社下為臣民恐為此予心罔極容有極哉若如卿言實為無益則此事固不關也或著如是而得脫則豈非幸哉前頭之事難可逆覩卿之所見果為得之耶或人之言果為得之耶此則固不可料也上有　宗社下有臣民而父兄百官公子王孫盡入一城將為魚肉若或如是而庶有得脫之路則惟是之望也寧為予一人身哉卿之論議堂堂正正可為大矣思之古之人亦豈不思而為此等事耶但所恨者不能早死以見今日耳尚憲曰　上教言為父兄百官而各生云金元之時

遠在其國只送使价而來揣其意不在於屠誠故得以無
事歷考前史兵臨城下而得脫有幾人哉靖康之禍當日
諸臣以為君父若出則可以無虞一朝出城後悔莫及此
賊之事恰如其時不可輕易妄決也固守此城限以粮盡
則或不無他道可脫之事　上曰何以可脫耶曰雖不可
必天心悔禍賊若退兵則可以得脫且古今無不亡之國
若使君臣固守此城則雖亡何愧今者勢窮力屈遠為此
事則天下謂何後世謂何若大臣贊助廷議大定而臣不
敢為二岐之論則入此孤城不亡者幸矣如臣妄議者請
速賜死　上曰非以卿言為非也勿為如此之言卿所見
獨明故能知其如此矣滿城之人皆望如是而萬一得生
不可諉以虛事而不為也尚憲曰雖知其無益有可為之

事有不可為之事此則決不可為也　上曰無益而可為
者何事耶尚憲曰彼若請質　王子大臣則可為也請贈
歲幣割地則亦可為之也今則渠等以出城責之一屈之
後若執君臣之義而肆然令之則將何以為之乎　上曰
然者如是而天心悔禍則猶可得脫會稽之危亦以此道
得脫不可以一槩論之也尚憲曰會稽之事与今日不同
夫差適從伯嚭之言而句踐聲言餘兵五千懷欲死之心
故夫差聽之而不執句踐以去也若使夫差不聽其言而
執句踐亦將何為哉靖康之事足可監也賊情雖不可測
而昨聞使臣之言則虛張恐愒無所不至云或不無挫衄
之事今日若許其名終無辭而拒敵矣滿城臣民之欲和
云者講和之謂也若降於和下則人心無不憤矣縱使此

事得成滿城臣民或可生也 至尊決不可保也 上曰
卿以出城爲慮耶出城則決不爲矣曰臣已知之而文書
中擢髮字是何言耶臣未及畢覽而裂破矣知其無益而
許如此之名耶 上曰或望如是而得脫也出城則國亡
之日豈不從乎尚憲曰此是出城階梯內而人心潰裂外
而賊勢凌蔑則不爲出城而何爲目前可以即見矣 上
曰分死而已此則決不爲之矣尚憲曰 聖意若定則此
時可決爲此文書之後則名分已許矣何敢更爲辭乎間
閭閻匹夫以死自期則可以免也若爲佯許則終豈得免
乎今送此書則城中之氣必散矣 殿下雖欲自强誰與
爲之 宗社存亡決於此刻諸臣中亦豈無一人料事哉
何不問之而定大計乎 上曰已令聚問矣之羽曰已

招二品以上及三司矣　上曰聞胡差又來云當聽其所
言而處之姑為退出崔鳴吉及李植三司請對植啓
曰到此地頭不為屈服而堅守必死志然後或者回悟惻
之心而從我之請也今若堅定君臣之分則甚不可也不
可奪者志也志若見奪則何事可為渠雖責我而名分上
事尚不可從況自我要悅其意而徑許君臣之分則雖復
有可望事渠亦必不從矣　上曰卿意則已知之矣其意
蓋欲堅守而待賊之自退也在我其有可恃之實乎若使
粮足以支兵足以禦則何必為此事耶無其實而為此言
豈可哉植曰今若堅守則匹夫尚不可奪志況千乘之國
哉渠若知屠戮之後徒成義怨而已則或不無解圍之理
志氣見奪則無復可為矣　上曰示我不可奪之實則彼

當解圖者甚不可志雖不可奪其如實無所恃何若如卿
言坐而待亾之意也卿言如右相之言右相以為初頭不
當輕許此果為初頭乎鳴吉曰當定行与不行事在可行
則行之不可行則不行而已我國之事每以曚朧見敗告
君之事亦為曚朧乎植曰以當為極待答之可也何必経
尊之乎鳴吉曰猶陛下字耶然則刪此二字不難也奇賢
曰三司之意亦如此矣鳴吉曰滿城人無不欲爲此事而
裂書之後近於臣字者輒欲刪去此何意耶金尚憲則伯
夷也其外他人又從而爲此論此何爲耶景奭曰夫人所
帰守亦爲過重鳴吉曰此則無妨今加争前金清二字数
有今日此等文字有何所関而更爲此蔓辭耶 上曰渠
之國書亦有容許之意如是而上保 宗社下脫父兄百

官則寧非幸耶朝夕危急之秋當一心誠實可也不可与昔日屋下私談務為高大而已也植曰臣意非欲不然也只欲先定在我之志也若從定君臣之分則名實俱喪矣上曰卿意則予知之矣陳平白登之行間使三尺童子聞之亦為拍掌大笑之事而畢竟以此得解自古謀國非一道也豈可以一槩論之耶如是而必得解圍則固不可必也亦安知因此而得脫乎鳴吉曰賊今日又來約戰必有忙事無乃外援或來 上曰外援之來不可必也其所以忙迫者必有以也今日則不送使价可也今日若送則渠必以我為畏劫明日送之似可矣鳴吉曰大臣及聖求則言今日當送尹暉則以為明日當送云矣雖肰趂今夕送之何如景奭曰今日則不可送也天經地緯改易之節是

何等大事而可輕許乎彼雖犬羊亦將以為何如也不可不詳思而處之也 上曰諸卿之意以爲賊勢如何景稷曰必有所以也渠若有志於戰則何必預乎今日此事執不知其出於不得已也李植之意蓋欲先執吾志也 上曰在我有勝勢則豈不好哉我無可恃之勢彼有陵轢之氣其如無實何植曰臣意欲定在我之事以為應酬之地耳徑許名分則後無可為故欲去名分上實字矣時楷曰臣在陣上屢日望見渠之出兵已久而不還乘夜運去卜馱若為迎擊則必無運卜之事以此見之似必有忙迫之心姑緩送書何如 上曰雖然事有其機不可不察也此賊極為完狡而自昨似有慌忙之色未知何以如此耶景稷曰自再昨如此必有所以也時楷曰渠兵出來者今已

十三日而不還必見敗於我軍也　上覽答書曰似好矣
命雄請去陛下二字姑待明日　上曰其言不無所見大
辱大耻將必不免支辭蔓語何可許乎命雄曰雖肰大防
所係不可不許雖隻字片語當改者改之可也賊之連日
来呼者亦必有以臣前為執義時見事變假注書所送西
邊狀啓奴中有天兵百萬出来之聲水邊居民盡避入城
輸入野穀云云矣此賊上与　天朝結怨汗来之說似無
理也昨日文字以日計之則必稟定於汗處而来也無乃
其國内有隱憂紉日使還故期限已過欲為速成而還乎
姑待今日並明日四答則安知　天幸有好事㮣乎區區
憂慮不敢不達景奭曰奉　君父入孤城苟可以免禍則
宜無所不用其極何敢為傍時之言乎但臣意自彼恐喝

於書式上自我亦當稱停爲之豈可徑送文書先定名分乎 上曰其所見則是矣而李植則欲使坐而待亡矣景稷曰李植之言亦不如此也 上曰名與實俱喪之言何謂耶景稷曰渠意以爲姑緩文書反覆相爭先定在我之志而往來酬應可也若徑許名分則無復可爲云矣 上曰然則爲此耶景奭曰大臣不必送也先送許僩講定後送書何如今日旣許名分則後日雖責難從之事無以爲辭矣 上曰甚好而我國宰相不能善語彼甚兇獰不得相議文書之後不能通達云難可以口舌爭也景稷曰此則誠然言語則憑人相通不能盡意渠亦不得解聽矣益熈曰請許僩先爲出送 上曰許僩何能了大事景奭曰今日姑不送書先爲送人講定示以不可從之意何如

上曰今日則不可送人也文書亦講定之意也景奭曰文書則專主尊奉無復有餘地矣天人所歸孚極爲未安以他語改之何妨命雄曰不過措辭間泛語而於我則關重渠則不以此加喜去此四字有何所損　上問時楷以望月峯賊勢對曰帳幕甚多有一帳幕而色黑而最大賊兵往來時似有聽分付之狀自再昨日無此帳幕而多立防牌矣　上曰防牌是自衛之物而非攻城之具矣頃聞虜以棺之物上來不測其意昨日渠言持紅夷砲以來云必欲誇實此言而虜來也時楷曰果爲虜來矣度其爲大砲之機而豈知如許之大乎　上曰恐誇之事也景奭曰若有紅夷砲則豈不用於寧遠乎即令孤城之中所恃者天也聖上所奉者天也天命不可　也天命何可測而敢

加天人所歸於賊首也豈無他文字而必下天字耶 上
曰言于大臣可也益熈曰軍士則影職亦以為榮而將官
則雖正加資亦以為不關若和事得成則將官無復可用
若或為戰則不可無慰悅之擧扈從落後及擁兵不來之
邊將請直遞易以守城將官隨闕塡差何如 上曰其言
似是在外邊將不可知也扈從落後人則考其窠闕差除
可也益熈曰忠清兵使李義培不可不治請以中軍李廓
為其代 上曰擧名言之者不知事體也閫帥之任豈可
人人薦之耶退出 金瑬洪瑞鳳崔鳴吉尹暉引見 上
曰予意答書不必送於今日而今聞使臣下直云必於今
日可去耶瑞鳳曰從西門通信從他門請戰今日不得不
去也瑬曰若於渠之請戰後始為送人則似為示弱而朝

既約送國書送書之事請戰前所言也今日送之無妨
上曰必明日定戰之意耶瑞鳳曰似為恐愶之言遂曰共
必不戰則未可知也此奴自前不為偽言矣然必有忙事
也如不得和則無寧此時決戰也坐困誠為大悶然此事
則終不可不成今日送書有何大害瑞鳳曰臣等雖往國
書中所言外雖一毫不敢加矣 上曰今明有何大利害
但因其恐喝而送人則恐節節恐愶也遂曰李信倫不為
取稟妄為既言之後則不可停也 上曰判書參判之意
如何鳴吉曰議者或言明日當送或言今日當送臣意今
明不關往見何妨以其事則可許其事不可許之意爭之
而不聽則置之可也 上曰予意則明日不必戰也鳴吉
曰明日不必戰也然每事過為詳審則亦似有病渠於昨

日送書則今日答之有何所妨第未知尹暉之意如何也
暉曰臣意今明之利害別無關重 上曰然矣但今明孰
優也暉曰雖於明日往見亦何晩也瑞鳳曰如在可振則
昨日得書今日爲答似可矣塗曰進迫之後送使則尤爲
示弱 上曰予意明日則不必戰也今明別無利害而但
因渠恐劫而送使則恐他事齟齬恐愶叅酌爲之可也叅
判亦以爲今明無間云而別不明白勝於今日耶對曰然
上曰然則今日出往可也明日無進迫之理卿等勿動也
塗曰臣意不免一戰則無寧速決也張維爲書於朴潢亦
欲趁今日送使矣鳴吉曰李聖求之意亦然 上曰御營
大將元斗杓不善處事使賊人公然詐誘我卒而坐而聽
之不爲嚴防云其無謀若此哉塗曰當招從事官申飭爲

上曰今後更加嚴飭勿誤事機罷出金蓋國請對 啓曰
軍兵放粮欲減二合矣體臣以為今巡則當勿減何以為
之 上曰勿減也曰如是則必有不足之患而体臣之意
如此故敢 啓蓄正亦為今數條為之而恐有未及之患
也 上曰所蓄幾何曰二百餘石矣北倉南倉二倉內北
倉則已盡而考其用下則無面五十餘石文書差錯耶耗
費太多耶未可知也退出 遣洪瑞鳳崔鳴吉尹暉貴咨
書如虜陣 朝鮮國王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
伏奉明旨勤賜申諭其所以責之切者乃所以為教之至
秋霜凜凜之中帶得春生之意奉讀惶感措身無地伏惟
大國威德遠加諸藩合辭天人所歸是命方新而小邦以
昔年兄弟國顧反獲戾於興運之初反求諸心有噬臍靡

及之悔今之所願只在改心易慮一洗舊習舉國承命待
此諸藩而已誠蒙曲察危悃許以自新則文書禮節自有
應行儀式講而行之其在今日至於出城之命實出仁覆
之意然念重圍未解帝怒方盛在此亦死出城亦死是以
瞻望龍維分死自決情亦戚矣古人城上有拜天子者可
以禮有不可廢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願既如上所
陳則是辭窮也是知警也是傾心歸命也皇帝方以天地
生物為心則小邦豈不當蒙　於全活優養之中伏惟帝
德如天必垂矜恕敢吐實情恭俟恩旨崇德二年正月十
八日　洪瑞鳳等為虜所却不得傳　國書而回自　上
招見鳴吉　啓曰今又不捧　國書矣　上曰何以為之
耶曰臣等先通則龍胡出来蓋先為来待托稱將帥招之

而去矣俄而金尼屎出来言馬夫大不来日且已蒼遑為
入去云云矣 上曰龍胡之先為来待也何人見之耶曰
李信倫見之云云矣退出

丁丑正月十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利川府使曺明勗身死以狀 啓 傳
曰令該曺欽葬之物量宜題給 備邊司 啓曰江氷將
解雪消水漲則廣津以下沿江一隊為賊陣背水而往来
之賊通行為難江都舟師雖不可取来左右水站之舡方
今留泊于江都云云急急 下諭于師臣及檢察使令一
將領收取上来并与京江舡隻之軽快者作綜合為兵舡
且水上忠州原州呂州楊根等處所在公私船隻亦令師
臣分送幕下之官一一收聚水上水下舡隻皆設防牌多

載砲船極擇可合將領者稱以舡師防禦使使之統領或進迫賊陣近處或為遙拜據賊通行之路以為水陸并進之勢實合事機敢 啓 傳曰此事無益於實事而有害於江都備禦更為參酌處置 左議政洪瑞鳳上劄曰伏以臣昨赴陣前當患眩症重作入城門後不省人事將至墜馬所率人始覺其危重挾扶下馬置諸路側良久昏倒仍得奏還所 頭目旋轉痰火上衝一夜之間喘且垂絶者數矣今日傳書之事宜急而不宜緩狗馬之病根柢既久發作且劇勢不可自力起身撥諸公私誠極憂悶臣不勝戰灼待罪之至 答曰省劄予甚慮念卿其安心調理勿為待罪 崔鳴吉請對 啓曰臣今日當往西門外矣先令李信儉出去其間事機有難料度而且左相有疾何

以為之　上曰右相當為出去也李信倫何敢言其相之出来也渠若見卿等問之答以昨日觸風生病不得出来云云可也鳴吉曰給賂之事体相之意以為龍馬則給萬兩鄭命水金乭屎則給三千兩事今日書示無妨矣　上曰何用如是無味為之乎試觀其氣色可也鳴吉曰渠俗不相隱諱鄭命水等若與龍馬均給則似必未安且今日為大獘閔在所可許則似當於今日許之也　上曰觀其所為而給之可也無味給之則何以知其情耶若給下人則將帥豈不加給之理乎獘徽之際不可不慎今若無味給之而渠只惟唯則何以為之鳴吉曰李信倫徐當論賞矣聞本衙門正有闕云請令差除何如　上曰時無見功何輕為差除耶且我若云均給而渠或曰吾輩与將帥有

等不可均給云爾則果為誠實欲見此幾微也李信淵處
旣不如是教之則恐或以言之也鳴吉曰信淵不恐能言
矣 上曰卿亦勿過動天命若未絶則雖到萬分地頭或
有可保之理言語之間十分愼重之羽曰魏山寶出去而
信淵則想必未及出門以此意教送何如鳴吉曰已為教
之而恐其輕發也臣等不能善於辭令而所以周旋者實
無所不用其極雖不可謂不動而至此地頭惟當以一遮
置之死地何可如是過動耶 上曰右相招来鳴吉曰右
相不閑於辭令而今日事機甚重且右相所見有異所見
旣異則雖自勉强不能善為措語矣上使如此則同事者
亦不得盡其言矣請与兵判出去何如 上曰似可矣兵
判能於言語乎曰其人雖似遲鈍能善察人意矣 上曰

今日是約戰之日而北門之賊尤少云其故何也鳴吉曰
必迎擊援兵而所以約戰者不過欲促今日之事也　上
曰大臣必往乎昨日已爲出見今日則以病不得來爲辭
而只送二使亦何妨曰此則不可渠旣知三人之當來今
不可減也然則右相當爲出往必坐於小臣上然後彼以
秩高大臣知之矣　上曰從權道何妨但信倫輕妄恐或
直言之也　金瑬李弘胄入來　上曰今日當送使而左
相有病何人當往乎瑬曰小臣當爲出去而彼雖僞言今
日是合戰之期不可空此出何以爲之　上曰領相則主
兵之官不可往也弘胄雖老病奏往見之何如弘胄曰小
臣老昏且不能言語矣然若無使出則何敢辭乎　上曰
他人亦可送之而李信倫甚輕妄若以直言則甚爲不可

右相當出仕也卿之意見固與廷議異矣然國之存亡在
此一舉言語之間必須委曲可也弘胄曰小臣對 聖明
不敢諱臣之志而已到彼何敢自以為異而乖了大事耶
第未知何以為措辭耶 上曰只令崔判書釋其文義而
已此外有何酬酢之事乎渠若言攻城之事則答云事極
可悶而大國必無不已則亦將奈何云云可也瑬曰當云
大國兵勢固不敢當必欲攻之則當有一死而已非我之
敢敵大國也實出於勢不得已云云可也弘胄曰小臣老
昏且不善於言語矣鳴吉曰老成之人不必多談若開口
輕出言根則在下者可以畢其說也 上曰速為出去退
出 上曰請對者招之李敬輿羅萬甲請 對敬輿 啓
曰危迫到此人無保身之望主辱臣死乃分之宜若有解

圍之事則何事不可忍爲今者决知其無益而爲此必不
爲之事今番 國書有不忍者然若有益則亦不暇計也
但賊勢如此之後則雖萬端哀乞必窮極其意欲而後已
也豈爲吾之懇乞而憐哉當初則以講和言之今則已到
奉表稱臣矣終至士氣沮喪人心動搖則事無復可爲者
若自 上堅定 聖意爲背城一戰之計則城中淄萬之
卒足可爲恃今者一爲奉表則二百年禮義掃地盡矣
殿下何面目更對臣民乎然若或因此而脫 君父危難
則雖被髮左衽亦所不辭臣則决知其徒辱而無益也然
故欲爲試之矣敬輿曰 國書中言語有不忍見者 上
曰措語間自爾如此矣萬甲曰臣意前已盡達奉 二聖
於孤城苟可以脫重圍則無事不可做也但此事則与和

不同一辱之後則援兵雖至亦無可奈何城中猶有一月之粮而因使价之往来士卒已有生之氣若失士氣則無可爲矣 上曰人之執志是非之間當爲一定前日之言不如是而今日之論何其異也萬甲曰小臣前日則雖欲爲和無次序矣昨日出往而不得傳書今者更爲出往事無次序是用爲悶 上曰所謂次序者何謂也曰前書共今書同乎 上曰何如斯可謂之次序乎曰先以利害諭賊而後徐爲之未晩也徽輿曰奉 君父脫重圍之心人孰無之哉主事 廟堂亦無他心而究其歸宿畢竟無益矣 上曰然故諭之曰其言則可從其事則不可從矣予亦豈不念及乎此也雖曰粮足以支一月亦豈可恃乎上之 宗廟社稷將亡矣下之父兄百官臣民將魚肉矣姑

欲上全 宗社下保臣民區區之意望其洗滌或者天命
未絶則庶可因此而脫也予亦固知其無益如甯等之意
也然豈可諉諸無益而坐而待亡耶羅萬甲以為講和則
可也此事則不可為也渠志若只在於和則在其國亦可
為之何可動兵遠來乎其識見不明言語無倫如此予不
能解聽也萬甲曰苟可以解 君父之危則何事不可為
也但事無次序昨日使臣空往空來受侮既多而今日文
書亦無餘地設使援兵入來亦無所為矣敬輿曰志在攻
城則當為齊集而臣往北門望見其陣則甚為虛疎賊情
雖不可測似必見敗於援兵而有忙迫恐喝之言也一人
死生亦有其數千乘存亡豈不在天執其是處則天或可
佑若或不然則徒傷士氣目今事勢已到十分地頭臣雖

無狀何敢故為大言心然而口不然乎 聖慮非不熟講
而 國書措語甚為驕錯名分上事則當察而為之可矣
上曰其言有理人孰不欲如此而勢有不得已者若以正
道言之則惟當背城一戰君臣上下同死社稷而已萬甲
曰臣昨進 廟堂聞之賊之形勢与前大異云在前自
上下教恐崔鳴吉之過信賊情也今者製書措語之間更
無餘地是用為悶目今粮足以支月湖南西北兵勝敗時
未聞知而 國書措語遽為太重請先為送人的知其出
来而送使何晩乎退出 李弘胄崔鳴吉等還自虜陣引
見 上曰李希曽来言渠欲更為送人矣已為送来乎鳴
吉曰不来也臣等出往相見渠与右相曽見於開城府矣
相逢歡若平生渠使屏人臣亦屏人 國書上一欵則渠

甚喜之曰吾與大臣實為一身所蘊之言悉陳可也讀下
一款則當初只言難從矣終則曰然則無乃恐有他患耶
臣等曰然矣渠言自古征人之國有如此事而逢他患者
乎臣曰古事則不須說即見兵威如此帝怒甚盛何敢信
其無他患耶渠不以為然措矣曰豈有是事且言他將已
往江都明与明日當還請觀火起云云臣答曰以汝國兵
力何事不可為此山城亦何必共併保耶第以出城亦死
故為等死之計耳大臣亦如是言之則龍胡回坐不答馬
夫大以短酬酢使之還入曰既不從請矣吾等何顏持此
國書入見皇帝耶不復更来云云臣等還入行數步許更
為招之曰當往稟皇帝而来報仍為留待云云矣且聞李
信儉之言則金瓦屎鄭命水等言吾等有何周旋之事答

云汝等以言語周旋則豈無助乎云云矣弘胄曰初示欷色終示怨色矣 上曰初誘而終脅也鳴吉曰渠聞臣等曰汝等欲爲何言臣曰百官則可以出城 主上則恐懼終不敢出矣渠云百官能爲君王之事乎此後當試問曰若或解圍則可以出見仍探渠之答辭如何 上曰勿須如是說只以恐懼不敢出爲辭可也鳴吉曰渠之意豈已足以必止此矣 上曰然則不欲爲則已矣若或爲之則此外何以加乎若必以出城爲辭則當曰出城之危甚於守城故決不得出來云云可也弘胄曰覩其辭色似有忙事矣鳴吉曰所謂分兵屯駐環陣七日程者亦無非誇張之言暉曰當初則甚絶之決不得納書爲辭而旋卽捧去此可怪也 上曰賂銀之事今日已言之不須更言明聞

言之可也暉曰今日言之有何妨乎 上曰加等給賄事只給龍馬兩將而已分明言之可也且出城一事十分力爭右相退出 上曰參判所見何如暉曰今日則似有喜色雖不測其志而初既固拒旋即捧去矣鳴吉曰自前如此矣暉曰出城一款以死爭之以為與其等死寧死於城中未知今番回答之如何也退出 上謂鳴吉曰卿等言欲親見皇帝云然乎曰臣等果請親見皇帝則渠怒曰然則汝愈於吾輩 上曰然則以我為不信皇帝之出來而如是云云耶辭色何如曰不可知也渠性不合於意則例為生怒而今番別不至大怒矣 上曰渠似怍色乎曰不可知也以臣所見事可成矣渠若咸怒則必不捧 國書而且不酬酢矣今者既已極盡事言之未知何以答之也

之刃曰渠之歸期似已迫矣鳴吉曰當初出來兵馬必不
下三四萬而今其見存之數甚少矣　上曰豈至三四萬
也多乎然必先運卜駄矣鳴吉曰若然則豈不幸甚觀今
日答書可知也然出城一事必一番更爭矣　上曰然矣
速為出去難從之請千萬拒之可也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　四更胡差來招以夜不開門言送平明
又為來招李弘冑崔鳴吉尹暉等出接而還　金瑬及使
臣引見　上曰今日更為何言耶弘冑曰以　倨敖之意
言之仍為許多說話矣　上曰比前加緊乎鳴吉曰大槩
誦　國書中語且曰當初果無好意而今得悔過之言故
皇帝盡棄前事深以為喜吾等亦不料帝意之終如此也

是以不許夜深而来詣云云其外許多説語有不可勝言
者臣等不欲卽辨只言當歸語朝廷与大臣百官會同講
定云云而来矣　上出示汗書弘胄曰渠言若不出降則
天下皆以為征小國亦不得志矣不可只以文書往復也
且斥和之類亦不可不先送又云如此則今日出城而明
日解圍於汝國一日危急者也今當留待趂速回答云矣
上曰二件事皆當歸議之言非矣其中一事非可議之事
而崔判書入得甚誤矣此事亦以為可從耶鳴吉曰臣非
入得如此也必待此答書以去然後可以接話矣　上曰
其志必欲成大慾耶欲得斥和臣而云爾耶瑬曰渠勢如
許而吾窮到此自謂若是而後可以威天下故必欲得遂
其大慾也若或知吾有必死之心則抑可動念耶此則不

可知也今日答書只當開陳利害而已第一件事何以爲
之 上曰兩事皆不從則只爲空言而亦是不恐爲之事
也瑬曰何可恐此事當諭之曰斥和之人聞知向南朝之
心移之於大國云云如何鳴吉曰渠言非不知入來停當
而圍此孤城親自入來則天下萬國皆謂我不得志矣其
言不可測也欲爲入來而爲此言耶抑欲送使价而停當
耶 上曰右相亦聞耶曰皇帝入來之說則不聞矣瑬曰
皇帝入來則尤不可從也 上曰此則尤抑揚或者降等
之意耶鳴吉曰書式不可仍前也當直爲鄙目曰若蒙退
師則當設壇城上望拜以送云云如何暉曰一如前書則
徒增其怒矣崔鳴吉曰然矣斥和人一欵當答曰斥和之
人予亦曾已加罪矣但此則執迷不知天命所在徒以名

分為重大國新正務崇節義則不必深治云云何如塗曰
當曰此人等當以向南朝之心移之於貴國云云可也鳴
吉曰今番國書當節目城上望拜事及迎勅謝恩節目并
及之何如　上曰此則非講定為之者也鳴吉曰渠之所
謂入城停當者無乃指此節目耶胡人不為虛語矣暉曰
臣只當血戰而已空送文書似無益也城上拜送彼豈貴
之鳴吉曰彼所謂斥和之人若一時結束則查正之際必
為援亂者甚究也小小斥和之人無不為而力主之輩皆
不入城遣天下之大變豈料至此耶弘冑曰渠言自知斥
和首倡者云塗曰渠雖言之何可恐送　上曰勿為前說
以恐惧不敢出去為辞可也鳴吉曰以心怯而胆弱恐惧
不敢出軍前為辞可也不可以禮數爭之也　上曰城上

拜送事前已言之不必更言也暉曰城上拜天子者唐太
宗攻不克而城主從城上拜送者也此文字不可用也鳴
吉曰渠必不知其義矣暉曰雖然不必再用也埀曰若或
曉之則甚不可也當退与張維等三人製之 上曰依爲
之退出 金埀崔鳴吉李植製書入對鳴吉 啓曰臣等
製書以来必俟財擇然後可以正書趂夜往傳矣 上曰
右相何去乎埀曰退出寓所調理矣鳴吉曰出城一款李
植之製与臣所製不同尤爲着切真是別意思也請以植
製書送何如 上更覧植製因与商確抹改數處鳴吉曰
斥和人一款臣製似優出城一款植製似優合兩製而推
移用之何如 上指崔製曰此製亦好可以推移用之退
出 鄭之羽 啓曰右相病代李德洞當往故方爲待命

矣 上曰使之入來德洞 啓小臣隨 駕入城而寓於
僻巷病不出寸步之地未知今日事勢如何而不意今者
假銜入送臣固不敢辭當問廷議而酬酢矣 上曰卿於
宰相中善爲辭令故大臣薦之矣以卿之力若能周旋則
共幸可言德洞曰雖萬死奉 君父出孤城實爲大願而
賊勢鴟張事機甚急未知何以結末耶 上曰出與大臣
議爲言之 大司憲金壽賢執義蔡裕後掌令黃一皓持
平林墰請對壽賢 啓曰今者伏聞廷奏於引 對以爲
稱臣云安有如此罔極事乎雖危迫名分至重一下臣字
便責臣道則未知何以爲之耶請加 詳思徐之何如裕
後曰渠之文書旣不勒定使渠若曰必如是而後解圍云
云則今日此事猶之可也豈可遽爾稱臣以忝名分乎當

如昨日 國書議定約束可也如此之後則更無可言矣
上曰渠所言二件事皆是難從之事故不得許一事且前
書既云當修式例而彼既不聽今若并與此事而不為則
似為無實故不得如是矣裕後曰我 國之書漸為屈故
渠亦每加一層雖以利害論之亦不當如是也 上命招
大臣亨吉曰昨今彼之催促甚頻欲為癈迫也未可測也
裕後曰汗之來不來亦不可知也金墜入來 上曰廳府
以卿等所請為不可矣墜曰小臣亦豈不知但當初既与
相約曰文書禮節當從儀式目今賊勢何可當也每以一
事往來則非但徒勞而無益自前伊賊每以我 國為失
信今番若有依前則豈不執以為辭乎臣之愚意如此未
知廳府所見以為全不可也抑以為無次序耶亨吉曰以

為更無餘地云矣塗曰若曰名分至嚴終不可爲則已不
得已爲則今日直稱未爲不可也大槩此罪臣自當之不
如是則不可不爲也若使伊賊事勢忙迫不待加層而退
去則善矣若因此生慾則永絶文書往来之路則何以爲
之耶事機甚重決此一着諸臣之爲此言者果能的見不
如此而可以有爲之路乎臣則實無的見請問之此事同
極臣豈不知第不能透得此一節自陷於天地間極罪臣
之所見至於此耳与廛府之見亦異矣小臣當初亦如是
思之而聞鳴吉之言實爲善度矣　上曰何以爲之塗曰
今日則無他大臣而小臣獨當此事尤爲萬死之罪也而
聞李希high之言彼間洪政承来耶云云而朴蘭英亦在其
陣若知假銜大臣則似不信李弘冑雖甚病不可不往故

臣再送人請往而時未見回報耳壽賢曰小臣何以知之
但不勝罔極而来 啓耳 崔鳴吉入来啓 上招
體臣密語良久遲曰夜深請出治文書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承旨李景稷請對 啓曰以群臣不
忠之罪悪國事終至罔極以貽 君父之辱至於苟存視
息之狀不須尽達被圍孤城賊勢日熾迫不得已為此舉
措請招文武百官及宗室曉諭何如大臣之意亦如此而
不敢以文書 啓達故敢来以 啓 上曰其意是矣而
此實罔極之事莫大之辱將何顔面對臣僚言之乎況此
諸臣亦無不知者予不忍對而言之也緣予不教事至於
此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景稷泣曰往日之事不足盡諭

不知而言者猶之可也知而不言者罪尤大也老成先見之言則攻斥之事不得容皆是群下之罪惡言之何及請以傳教之言諭百官使知之　上曰更無可為之事上為宗社萬一之幸下為父兄百官備城生灵欲免目前魚肉之計而此亦難必其得成而亦不可以此置之無可奈何故為此罔極之事而常恐終為虛事耳景稷曰何可以為虛事東方数千里封疆豈終為禽獸之鄉哉　上泣曰不能早死竟見此事罔極罔極奈何奈何景稷曰天地神祇必有監臨豈忍使無失德之君上終至於不測之地乎退出　使臣李弘胄等還自城外引見　上曰老病之人觸冒風雪何以往還乎弘胄曰既出城外風勢頗順若如夜来何以得往　國書傳給矣前日則云無顏納汗而

今番則順受而去矣鳴吉曰臣言 國書中語意則渠聞
兩件事何以為之臣答曰此則我 國尤為痛心皇帝若
令縛送則可以即送而屏此輩秋聞被黜今方四散何處
得之還都後當從容搜得以送云云則渠言何用言之推
托耶臣曰其人等亦無他意只以一人之事二帝為非
國王秋間始為覺悟黜其人而送秋此則吾已言之矣渠
不固爭至於出城一款臣曰 國書已盡皇帝見之則可
知我 國之意矣弘胄曰渠在瀋陽定奪則只可以文書
往來也到此地面則何敢不為出見乎鳴吉曰臣言既為
稱臣之後則此是節目間事倘蒙回軍降勅則當為迎勅
而次送謝恩使矣渠答曰勿為此語且觀渠之辭色措語
之間疑我此後更為反覆矣 上曰何以言之曰不能詳

知而似有如此話端臣言君臣之分一定則不須有疑云
云矣弘胄曰固難測而似無暴怒之色矣　上曰此則欲
誘我也難從之事何以荅之吏判不善言語何辭而却之
耶無乃置餘蘊耶弘胄曰此事則拒之不遺餘地矣且臣
芽言天下聞皇帝一擧兵而臣朝鮮則此名為大哄外更
有何所求耶皇帝見　國書則可知小邦實情云云矣
上曰金尾屎今日為暴戾之言云耶鳴吉曰鄭明水言如
此則抱嵒而死可也金尾屎則别無他語無乃言於李信
儉耶景曾曰鄭明水言之云　上曰然則予誤以金尾屎
聞之也鳴吉曰胡性不合其意則即時怒色而旋即解之
今番辭去時不為相揖矣　上曰不揖耶弘胄曰渠言别
無可言之事不揖而去頗示落落之意言辭之間每誇渠

不憂芻粮之事而恐喝城中自盡之勢矣 上曰順受國書而進者何意耶弘胄曰前則以無顔歸納為辭而今則順受而去以必有以也暉曰臣等言帝若見書則可知虜情渠不復可否矣鳴吉曰非渠可否之事故也 上曰渠何敢可否也順受以去則似有可望豈可与卿等可否也若為皇帝見書之言則渠必有爭語而不答持去此則事有可為也且賊情有二出城之言蓋欲欺我不恤一兵而奪國也此其所長也其詐不遂則方始攻城也但其勢不重如彼四散以此見之似有欲為速歸之心也必不出二件之外也鳴吉曰此漢出来時必以議定而来也弘胄曰汗若出来則分明歸計一日為急也 上曰汗来之説不為仔細矣鳴吉曰汗若出来則分明至於此耳 上曰出

城之言分明無執歸之計也御前今日言語之際無乃遺餘蘊耶弘胄曰臣等力拒之以死自期曰必欲出城則爾等他日所得不過積屍空城而已鳴吉曰臣等欲試其氣色問於明水曰京中有火氣無乃大闕見燒耶明水言於將胡則遽示怒色曰欲為和事何問大闕之有無乎 上曰此言必不得已言之耶弘胄曰此賊每仰坐城上極為兇惡而其陣則似空矣鳴吉曰何處出設耶誠不可測也景稷曰宣傳官巡城者来言麻田浦上炬火四十餘柄往而復来云無乃運卜耶 上曰其處有淺灘也曰有灘矣且氷解可舟弘胄曰近来更無應火處西北軍之消息尚未得聞極為鬱悶景曾曰空石問於管餉使則守堞軍捧去空石則不得推之云一營放料石數甚多軍士不知云

無乃將官等取去駒馬耶　上曰軍士則云主管者推之
云而主管者則云不得推來何以無着實耶無乃下人弄
術耶既不得推來則軍士必舖坐而無一人舖坐云必有
去處承旨察而查問景曾曰巡城宣傳官武無則數多故
分巡三処實宣傳官則只有五人故只巡一面五人分巡
四更不堪其苦云在京時亦以摠府郎廳監軍矣請使分
功　上曰依為之且軍士自前言守禦廳有南灵草其條
兎食云何以有此言耶景曾曰曾聞摠戎廳有之故問於
本廳則實為虛語云　上曰必此言也景曾曰蘇魚有餘
存者而其數不多不過一尾分給請令須給　上曰姑徐
之待減料時給之可也温嬪及王子王孫皆無饌云亦為
分送可也景曾曰然則當分送於　先王後宮及諸王子

乎 上曰大臣處亦為分送景曾曰其數不多當以其餘
者分送乎 上曰依為之退出 胡差來大臣李弘胄等
出去 上引見問曰今將出去乎出城一款更為酬酢渠
若言及只言文書已盡惟當有死而已嚴加拒絶可也胡
人之欲無厭自我若置餘地則必期得遂而後已極其峻
拒則必有固争矣崔判書性弱賊若恐嚇則每欲以遜辭
誘之此實不思之甚也設有不好之事勿為酬酢可也印
信事若問則答以自前所用為可鳴吉曰當以元來通用
答之乎 上曰何必如是言之景曾曰似當如是言之也
弘胄曰渠若許之則仍及虜掠人還送之事何如 上曰
今日則必不許矣鳴吉曰今日豈許哉 上曰印事渠或
曾見咨文則必為詰問矣當答曰文書當取信故用前日

所踏云云可也鳴吉曰當入此孤城每事未備紙地亦不
好故仍前用之云云何如 上曰此亦無傷也退出 上
更招鳴吉等曰其文書不無出城之事斷然拒之仍曰若
有志於保存則不當如此强責終不回心則只當有死而
已勿爲酬酢可也僉曰唯唯退出 景曾曰空石事問之
則送于摠戎廳分給而一五日空石六十立立少軍多前
捧者已弊故有造鞋着之者故不能遍給云云矣 上曰
知道 李弘胄等還來仍見弘胄曰臣等出去則渠言所
答之辭与渠書之意有異受之不可故還爲來給此外更
無他言臣則曰吾意亦於 國書箇箇言之此外無復可
爲之言更不爲他說話而還矣鳴吉曰渠受 國書而後
所欲不復成故却之耶弘胄曰渠堅更爲 國書而此後

則渠復招之然後或可爲也我則無可爲之事鳴吉曰置
之可也今日即來招之固知非好消息而畢竟如此未知
此後欲何爲乎誠不可測也弘胄曰久後必更來招之也
暉曰臣察龍馬之意若爲攻城則殺傷必多若欲持久則
歸意忙迫必如是而後其功身歸龍馬之故若此矣 上
曰卿等固拒則麾却使去如前番爲之乎鳴曰然且欲聞
吾言雖絶猶久坐君相以爲 國書已盡更無他言云則
使之入去矣 上曰姑置之觀其所爲可也鳴吉曰其漢
處事周密出城之事難以言語爭故爲此擧措矣弘胄曰
此後雖非好事必來更招矣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 司諫李命雄宣傳官柳德誠請 對命

雄 啓曰苟可以緩禍者無所不用極而一向僨制因極之外無復可言今者 東殿以罔極之事下令 上曰何言耶臣不忍出口當此之時賊之所請者出城与斥和人出送事也臣當初雖不參斥和之論而若於其時在朝則必為斥和之人豈有獨生之理乎出城之斷不可從則賊必知之臣等若出而或可解圍則萬死無惜臣請出去緩禍 上曰賊為不可成之事而為此言也設使意實如此不可恐為況其意不止於此哉世子不言於予而為何言也年少之兒無計慮如此矣命雄曰臣与同僚相議 啓辭三事皆蒙 允矣一則曰不進之將依律事也一則軍兵前進之事也一則戰船聚會事也今以 東殿下令来請政院見之則李義培以下失律之將令查覈而軍兵前

進之事則不爲舉論此時諸將拘於和事而不爲前進則
甚可慮也請以重爵募人出送使之迫戰城下結陣於相
望之地則目今氷解之時正當退出之期此事不可不及
時分付也且諭於檢察使處戰船則聚於江都江舡則或
立防牌或設布帳聚於京江如何臣之此言實有深意盖
欲達江都不可由陸路也江水之北門不過廿五里由江
水下龍山淺灘不過三四處或者援兵進來則可以解圍
而下去設使聚會而不用亦何妨哉且此賊固不可犯江
都而或者付賊之人引而入去則事不可測我 國戰舡
天下無敵縱使一船來泊其砲射之具足以萬全得達此
臣本意而必欲 下諭者也 上曰予亦知尒別意思也
然此事甚難成也命雄曰雖不得成有何所妨 上曰言

于體臣亨吉曰外意以為此水淺灘甚多恐為無益而若
或見奪則反資賊用且戰船則器械維侖而不可用於此
江水上船則以烏合之衆立防牌帀帳而下萬無傷保之
理矣命雄曰上流船則聚於豆尾下流舡則聚於龍山設
使見奪亦何關我臣意前進之事不可不申明 下諭也
上曰此則前日亦已諭之今亦添入何妨逗留者論罪之
言亦從前進之意也命雄曰柳德誠亦以戰舡事請對矣
德誠曰臣等在城上每承 傳教晝夜感激思將一得仰
達 天聰司諫先達臣無復可喻藩臣知四十日圍城之
意而不得入來者必為遮截而不得進也且賊勢橫行天
下其威甚盛故畏縮不進請出送多計慮武夫賜尚方劍
敎之曰藩臣若有前進者与之同力入來不進者以此劍

斬之使南北兵進駐檜山下三道兵駐於檜丹近處可陣
則江水已解爲日亦久賊亦人也豈無畏心聚舡事司諫
已達之矣請与京圻水使上流船則聚於江上以版屋舡
載軍粮浮於豆尾則外援之兵可以繼粮矣且此處粮餉
亦將垂絶凡事豫則立不豫則敗芻粮卒絶則事有因乏
自我先爲遮絶則京賊不敢來此賊亦狼狽於是乘夜縱
壯士三百名爲左右伏兵而以中衛出擊則　殿下可以
入舡賊旣不料淺灘之可以行舡而且版屋賊矢不得穿
矣　上曰爾之所見亦好矣命雄曰德誠之言暗合臣意
矣聞城中多有木手云請依臣所思而造一車若在可用
則仍造十五六事以試何如　德誠曰文官則不能習步
不可送也臣當初足尚健欲爲出陸久坐氷版十指凍裂

每拊足而慷慨則有二三武夫當出去矣 上曰爾言不
無所見當更思之

丁丑正月二十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 憲府金壽賢黃一皓林墰請對壽賢等
進前啓 啓黃一皓以為軍情已變事將罔測請命守令
邊將盡為作闕以守堞者除送事也壽賢 啓曰自我以
為極盡之擧至於稱臣一節當觀勢為之而徑先自請為
之矣及今當剖析利害為書於龍胡馬胡兩將何如一皓
曰臣意欲大臣移書於龍馬曰前日已為極盡之事而終
不見請君臣上下更無可為故不得已為此背城一戰之
計設使全城陷沒於汝亦必死傷相當為汝計者亦未為
得也且我父兄百官雖死於此其子其孫皆在於外處皆

當血戰以報父兄之仇矣天道好生必有災殃汝不念及于此乎若此不已則定日所得滿城積屍而已於汝亦何益哉似以利害動其心何如　上曰前日為此言者數矣而實非實狀徒是空言只增其怒而已壽賢曰今者怒亦無柰不怒亦無柰誠為之何妨一皓曰不獨此也背城一戰則豈無或勝之理哉有不可當者則背城一戰与潰圍馳出之中一者不可廢也渠亦豈不知之哉壽賢曰以言語諭之何如㝵吉曰言語不能相通借人已傳之其勢尤難云矣壽賢曰非臣所欲如此也只陳所懷而已墠曰初二日所送書答書過十三日而始來必往定於瀋陽而還也其時必有停當而其將帥來此者必加一層言也一皓曰臣所達固結軍第一事也柳德誠之所達進將士促援

兵亦甚好事也臣與林埬議此事則自願武夫亦多有之
當能激勵出送可知外兵存亡亦可以進前効力德誠之
言与臣所見略同請勿論高下職秩薦其可堪者何如
上曰不幸日亦甚寒一晧曰數日風雪病傷尤多退出
上招金瑬崔鳴吉李聖求問曰守堞將官軍兵等傷於近
来風雪頗有怨苦云將官則差定遣將軍士慰悦之擧亦
欲加層此人之言何如瑬曰近来甚寒日氣慮有凍死之
患聞于各營則時無死者方今送酒醬救療甚寒者矣大
槩 國家無力小賞不足以激其心或父母奴主間或有
願爵其父者或有願爵其主情願不一此則何以為之弘
胄曰守堞之卒雖曰濫賞不可不施也 上曰軍士等言
復戶非所願免賤則逢杖於上典云云從前 國家法令

不嚴故此屬不信如此矣今當事目送于各營事定之後復戶之人守令不為舉行免賤之人厥主敢為侵責者使其將官論報隨現治罪將官待闕充差邊將從不得人人授職出戰之人則即除要處邊將開門之後使之赴任事言之何如 墍曰閑良則給及第邊將則以可堪者差定何如 上曰及第則以首級給之我國人每事無公道將官等多以為甲子丁卯有功奉承 傳而尚未得一官云云矣 墍曰將官等其懲無癈而薦授之官未免用其所知故多為此言矣 上曰此豈可哉 墍曰宗室豊川守者有勞力自募守北曲城甚勤其意可嘉除堂上何如 上曰最為勤實守堞甚苦云除堂上可也鳴吉曰復戶之人至於一萬三千除自願加秩免賤者外復戶五十結終身復戶

何如　上曰彼言何如堅曰終身復户若失信則甚不可
加其年數限十五年何如鳴吉曰限二十年何關　上曰
前日令於壯士中差出守令邊將矣時未奉行耶聖求曰
時無窠闕未及差出矣鳴吉曰作關差除似好堅曰必除
守令邊將後可以慰矣鳴吉曰其中或有不願邊將之人
守令亦可作關差除耶　上曰守令亦有武官差除處作
關差出何妨鳴吉曰第守令少而將官多若未遍及則恐
有不均之怨也是曾曰然矣若以曾經守令能知人事者
差出守令則不知人事者亦以為彼且為之而我獨不併
相与為怨矣聖求曰令為事目解圍之後限一巡以次差
除不併以方外人擬望何如　上曰後日除拜時一以此
輩擬望可也然則各營為事目復户免賤除職事明白知

委預為成冊景曾曰復戶免賤再三分付各營而不為趂
時送冊昨日更聞則以掌隷院無郎廳之故不得為之云
若有郎廳則可以趂時報知而亦不奉行今日促之而後
始為差出矣且小臣亦經攄府從事官矣雖在平時無事
之日為從事官者不可不一日一往以聽分付而近來政
院或拓從事而不為入來想退在其寓也入 侍時左右
史例入而上番翰林至於三人只使下番入侍臣等累累
言之而獨不聽從名官如此則其他何言昨日都摠府郎
廳亦令与宣傳官同為摘奸而推諉不去極為寒心矣
上曰来此城中亦且怠慢則君臣分義豈可如此尤甚者
政院察啓可也景曾曰雖為入 啓不過請推而已墜曰
然矣小臣從事或有分往四營之事故不得趂時趨詣於

政院之招矣近來任便各退其窩而臣既不能杖之入
啓則不過推考而已來此城中尚亦如此豈是人臣分義
哉臣每用開諭而恬不動念大槩近來年少人風俗如此
矣　塗曰昨日欲使渠更來請之矣更思之以其書兩件
中不施一事故退送則姑以一事可聽之意答送何如鳴
吉曰昨日一事可從之言臣等則未聞而李希曾言分明
言之右相亦聞之矣弘冑曰果如是言之矣　上曰然則
昨日何以曰不聞耶塗曰李希曾分明聽之云以此見之
則二者答一則或有可望也　上曰宰相皆不得聞何歟
弘冑曰以臣所聞不擧一件若從之言只言二事皆不從
何以信之云矣鳴吉曰臣則不能紀得而希曾如是言之
臣試問臣等所言者則歷歷言之或多差誤而不失大旨

臣等所言既不能一一記憶則彼之所言亦未必其的傳
而大槩如是言之矣昨日不勝痛憤而來矣夜來更思之
前日請為自新之書三往然後始答盖以屢為往復而許
之然後可以示恩故也成不成間更為書以送似可矣塗
曰臣亦更思之不可置而不復也盖斥和之事雖曰正義
而到此息之誤國莫甚矣為其人者當為自首而尚無一
人請出今日人心果為寒心臣於其時退伏在家不能詳
知而聞洪翼漢最為先發云此人則當擧名為書以為首
以此罪斥送西路使當大軍當自其處處置云云何如臣
與鳴吉議之則亦以為可而以當身一家之人故不敢出
於自己手段云　國事至重何敢顧私弘胄曰何敢以一
家之言而顧避哉但翼漢擧名事理如何且彼意實重初

件事也此事則必不以為關重矣若使斥和之人皆詣奴
營謝過則好矣而既無一人自首則自 國家捉送事理
何如瑬曰翼漢則不在城中故紓目前同拯之事耳聖求
曰所請二件一不從之不行權宜無復可為弘胄曰數日
間賊必更來姑待之何如鳴吉曰翼漢之疏臣於其時見
之措語雖正而大害於謀國不可謂之無罪而臣於其人
一家切親也若其所言果為悖惡則當以大義滅親也第
以其心則直其事則義人與豺狼不同出給之言發自臣
口則勢有難者臣以此意私語於金瑬而瑬之所達如此
矣苟利於 國身且不顧何可護私族耶大槩斥和之人
意則好矣主張之人必有定見而年少之人靡然為之宜
真有實見得而然耶到此地頭事機已急雖以古事言之

弱國之於強國實無所不至遼之亡也斬其子以獻宋之
亡也伉胄當國以為當誅秦檜褒岳飛其論則正矣而及
大事不成而請和也金人請誅伉胄伉胄權臣也不能誅
皇后通於史彌遠斬之以送而一時以為快事不以為非
伉胄渠本小人故人情快之矣今日斥和之人原非濁亂
朝廷也不過激一時之義氣与其事果不同矣然渠若自
首請往則好矣而尚無一人自現方外論者或以為如此
則大失人心將何以立國乎或以為事有輕重苟可以免
禍則何必不為乎二者之中未知何者為得耶瑬曰 扈
從之人縛送賊中則人心不定國不為國在外之人可以
書名送之也弘胄曰如此而可以解圍則或可為之也何
可必其果能解圍耶 上曰此則決不可為也瑬曰臣意

不可以空書往来而在外之人与　庵来者有異故竊幸
其萬一耳　上曰左相之病如何壂曰極重云矣鳴吉曰
体臣使臣製書渠若問其書意而每與其志不同則必不
受去何以為之弘胄曰与前日同則必不受去矣聖求曰
空言何必為之　上曰好待之鳴吉曰既称皇帝則必為
自重臣則以為渠必不更来也弘胄曰知我不従則必為
更来矣鳴吉曰渠来弘濟院問斥和人姓名臣不言則渠
言以為書名以来當言之乎臣不為更問而来矣未知従
何處得聞也聖求曰自　上雖不忍出送在下之人可以
當之庵来之人雖不可出給姑在平安道之人比　國家
存亡軽重何如耶吾意不必　上達自下通於龍骨大可
也空書往来徒勞無益昨日答書已發端倪今則自下當

為講定也若空坐而待渠之更来則彼未必来請而奨闕
甚誤矣自　上雖以失人心壞国体為慮而在下之道苟
可以紓憂者則何事不可為洪翼漢之罪實与景延廣之
誤國均矣随後挺送之言何憚而不為乎溼曰明日則不
為文書耶鳴吉曰明日則不可不為文書也溼曰然則不
須更稟自下當為之也　上曰此事至重至難慘酷之事
也溼曰明日當送而今日脫藁則搆出之後論議紛紜臨
時製之可也聖求曰斥和一欵彼之荅之其辭誠難蓋彼
以斥和之人出給為重而我書以此人雖有罪而皇帝必
為矜恕為辭夷狄雖如禽獸使之勿送則甚無聊使之必
送則亦似難矣所以不荅者蓋為此也出城一欵有何難
荅而不為乎鳴吉曰其計極巧　國書不荅在渠則善患

之如此事何以料得也 上曰事事不測意在屠戮則攻城之後斥和之人箇箇擇出
而必為先求者何意耶鳴吉曰其志若欲止此則主辱臣死乃分之常事臣子之死 聖
上之辱何可同年而語哉 上曰雖使出城必如是而後出則尤為有光故云云耶
聖求曰其書言於角既歸之後朕不求索云者若給斥和者則不強出城意也弘
胄曰此則不朕同時出城則查出之時必為擾亂云云之意也 上曰日氣甚
寒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体府 啓曰昨日入侍時定奪守堞將士慰諭事目已為傳
令知委矣數日以來軍士寒凍頗有怨言不可不各別勸賞我 國人情最以
科舉為重今以稍待事定特設萬科之意預定極歇規矩令軍中通知以為聳
動之舉何如 傳曰依啓又 啓曰清州儒生申析自初入北暗門把守晝夜不離為
國之心極為可嘉依守堞將官例實職除授事令該曹舉行何如 傳曰依啓執

義蔡裕後司諫李命雄掌令黄一皓李厚源持平林墰獻納金慶餘正言
金重鎰李時雨 啓曰臣等伏聞 王世子以罔極之情連日下令于宮官及師傅
諸臣云臣等聞来心胆具裂聚首呑聲不知所以為言 王世子雖至情所發而
何遽出此不忍聞之令耶自古有國家者雖萬分顛沛之時未聞以如此擧措
濟急而苟全也满城生靈孰不為 世子死者言以國斃是可忍乎彼虜變
詐百出前頭使价之往来或有意外不測之語奉使之臣如不能明白痛絶以死
拒之請繩以無君不道之罪 答曰依啓大司諫金槃身病陳疏啓辭 副
司果尹文擧上疏曰伏以臣父尹煌於上年八月身居諫職上劄論戰守之計無
陳和議不使今聞庙堂建議請送斥和之臣以救 君父之急臣父呈疏自首請赴虜營
此臣子捐身報國之秋而第念臣父目不能視物已久又因落傷腰脚不運去邠之日與
載随 駕宿病脹症一時危劇委卧床席命在朝夕將不得運出寸地臣父死
國之義固無所辭而未至虜營先必顛隕人子罔極之懷亦何所不至哉臣請以

身代父出城以續其命伏願 天地父母曲察微臣同極之情俾得代父出城以伸人子至情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況臣曾添言職論冬間送使之不當臣亦斥和之人也伏願 聖慈更加憐察許令臣得遂至願 國家之幸也臣不勝泣血慟迫之至 荅曰覽疏具悉予無此意循共千萬勿惧 藥房啓曰伏聞 聖候未寧而不爲進藥云臣等不勝悶迫冒死入達之意敢啓 荅曰今已得愈何必入来乎 藥房提調金瑬李聖求李行遠奉藥直入上曰予若有病則豈不進藥乎金瑬涕泣請 御上曰卿誤知之矣予若病深則豈不飮藥乎瑬泣曰此時玉體不寧則無復可望臣敢死 天威入来以達 上曰病症各異爲杜門調理之病有飮藥之病予若有病則何以起坐

言語耶昨日適有惡寒之候故不能開窓使請對者不為
入來而夜間已愈何以知之而入來耶壐親奉湯椀以進
曰安有如此悶迫之事 上曰如是則聽聞亦不好何以
至此耶內官等迷甚使卿誤聞病愈而飲藥於聽聞亦不
好矣遂 進御

丁丑正月二十四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司憲金壽賢行副提學李景奭執義
蔡裕後正言李時雨等上劄曰狡虜變詐百出節節欺我
斥和之人一欵今雖許之可保其止此意乎 聖上惻痛
不忍之教孰不感泣當此危急困極主辱臣死之日苟可
以救 君父之禍誰惜一死如有忠義之士固當請以身
當之至於縛送之擧豈朝廷所可忍為哉斷無補於釋亂

而先自剪其手足投虎狼之口則適見其促亾其能國乎
況當初答虜之時既曰斥逐此等人則今日差輕者查送
之言不但有前後異同虜之所求者首謀而并求其差輕
者吁其亦憐矣請亟令廟堂改削措語以送　答曰依啓

丁丑正月二十五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体府　啓曰楊根鄕吏咸壽賢随其
郡守入城被圍之後因官事出去旋即冒死入來今又自
募出去將欲傳命於援兵其爲志槩極可嘉尚本道以許
免鄕而　國家褒奬之道宜有別様之擧令該曹守門將
除授仍付都元帥傳令出送宜當　傳曰依啓又　啓曰
即刻守門將趙㣧亦爲自募欲與咸壽賢一時出去此時
傳命之事極重且急而趙㣧自願冒死出去極爲嘉尚六

品遷轉訓鍊主簿除授出送宜當 傳曰依啓 兵曹
啓曰科擧自下恭酌爲之事 命下矣鐵箭二巡一中以
上鳥銃一巡一中以上一技入格者并取宜當大臣之意
亦如此敢啓 傳曰依啓 都体府啓曰昨日守禦使所
屬西門力戰人員成冊來到令軍功廳論賞宜當且東西
兩處戰傷垂死者所願問 啓事 傳敎矣戰傷者九人
各有所願別書 啓令該曹採施而其中二人則自願許
科擧而重事勢難從自願爲之亦令軍功廳酌施他賞且
一人則受傷極重不能言云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二十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体府 啓曰戰士斬一級者許科事
事目啓下矣再昨東西力戰之士雖無獻馘之事其功不

當斬一級矣其中力戰軍士并爲許科以爲聳動之擧似
不可已令兩營大將詳査成冊憑考許科宜當 傳曰依
啓又 啓曰前虞候趙尙弼武兼宣傳官去去夜巡還西
城之際適値賊兵犯城与該堞軍士爲先發覺督令防備
仍爲馳告于政院其功甚重守禦使李時白以非管下之
人不得并錄於査報之中未蒙賞典人皆稱寃特陞堂上
似爲宜當 傳曰依啓 兵曹 啓曰前頭特設武科規
矩鐵箭二巡鳥銃一巡以上入格者并取事入啓蒙允矣
更爲聞見則此規殊非輕歇云鐵箭三巡一中鳥銃二巡
一中以上一技入格者試取宜當大臣之意如此敢此仰
稟 傳曰依啓 大臣請對 上曰軍士等開諭還送乎
瑬曰小臣親出百端開諭而不爲聽從時方與賊相持而

空堞不去極可慮也此賊已言極處而不為聽從軍情又
如此目前之禍甚急蓋軍兵等失其父母妻子因極之情
寧有紀極成不成間不可不趁今日處之 聖上雖不忍
為之臣等何以自處乎 上曰何忍為此事塗曰此 教
則臣不可奉承也歷考前史外賊不足言而輦下之變為
急矣 上曰勿為如此之言景稷曰小臣涕泣開諭則有
一軍士頗不迷者以為古有何如君有請妻為妾身為臣
者今者不可不一決云云瑞鳳曰今日軍情甚於外賊不
可無權道也 上曰渠輩言雖如是不必至此設使亂作
國家何忍為此事也其人輩斥和之論不過短慮而然也
有何可死之罪乎予不忍為之也塗曰初非有意於誤國
不過扶植名節而到此地頭何可無權變乎瑞鳳曰有軍

兵一人言前年四月内若送使謝之豈有今日乎此言似
有理矣澀曰此屬懷父母妻子之仇至於如此若自朝廷
爲其所脅而強從則於國体甚不可而到此萬分地頭何
暇慮及後弊耶此屬言不復爲戰云雖未知其言之必然
而將帥方在堞上而任意下來論之不從以軍律論之在
所當斬而此時何以行軍法耶若曰　國雖亾不可出給
云則無如之何矣大臣三人皆在於此請下問而処之弘
冑曰此實不恐爲之事而大變將生事有罔極澀曰軍兵
輩或云不必縛送奴中其人謀略過人知賊可討故斥和
請以此人定將以戰云云其言尤凶矣景稷曰雖然從容
開諭則可以知之矣澀曰只被甲之人一外無人聽從矣
臣言四營雖各有將而都大將則我也汝若退去則吾當

自此査出云云猶不聽從矣　上曰都承旨出往開諭可
也塗曰一等戰士則皆為下來事甚可慮　上安有如此
寒心事乎塗曰軍情自再昨如此出給斥和人而無事與
否臣亦不聽知也雖然不可不姑緩軍情以為守堞之地
上曰無罪士大夫安可忍送死地因泣下曰不能早死遣
此罔極之事勢將無所不至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則
不為驅無罪而就死地何忍為之乎塗曰渠輩從　君父
入城而遭此罔極之事殘忍何言　上曰以予為君父而
從入孤城遭此罔極事此人何辜乎不可忍体察使何不
開諭耶塗曰小臣開諭無所不至賜酒与米以為慰悦之
擧百端教諭竟不聽從許多軍兵既難嚴治開諭送之若
往復来未知末梢如何也瑞鳳曰小臣亦從傍聞之体臣

開諭無所不至而軍情日激終不聽極為可悶塗曰非徒
此也小臣領率武士何事不知渠輩以為作和人出去則
必保無事雖加開諭不為信聽矣 東門侍陪賊兵五百
餘人上望月寺對峯云 上曰此時空拳豈不可悶 上
曰速出開諭還為入来塗曰惟出去 李景稷入来啓
曰臣以 侍教意開諭則還為退去矣 上曰政丞入来
耶曰今當還入矣而已塗入来 上曰事已危急矣世子
入送之說渠既於當初言之今番亦云故世子請自出子
之於父情無所不至今日送入于彼諭以世子將出之意
如何塗曰彼之所望在於極處 世子雖往固知無益
聖教雖如此臣等決不敢承也 聖上以作和之人出給
為難而以世子入送為易此必足使 天意悔禍而世子

雖出決不可以了大事伏願更勿為此言也　上曰諭之
而不答則不往何妨鋈曰如此則彼必漸漸生心幸若自
中有忙事而我之守城甚堅則或不無蒼天悔禍之理矣
所為之事今已極盡若出此外不復可為　春宮孝誠至
極從前每為　下令如此臣等不覺肝膽欲裂也　世子
孝誠至極雖欲以身當之　聖上何忍為此言耶臣決不
敢承當也　上曰何用為此言耶鋈瑞鳳曰事機与當初
不同今則決不止於此矣　上曰雖然更無他策試問如
何鋈曰若為佯許待　世子出去執持而更加一層則何
以為之崔鳴吉自外入來　啓曰臣坐備局見之軍士輩
出門而立不為上堞未知都承旨何以開諭云耶賊兵方
上望月峯而軍兵空堞不守何以為之此非　君上所知

大臣當自為之不見馬嵬之變乎大臣之道不當如此也
瑞鳳請送承 傳諭以与大臣定奪將為出送云云可也
鳴吉問埿曰所為之事何以為之埿曰未及發言矣鳴吉
曰事機已急何可如此 上曰城陷而被執与世子出去
而被執何以異乎鳴吉曰此則 聖教似當可以問之也
埿曰渠若佯許執世子而加層則何以為之鳴吉曰當受
盟約而後出去可也此時何時而可為虛文耶臣意當先
出斥和人及 王世子出来之說問之可也此時何時而
可為虛文耶埿曰非敢虛文所慮者如上耳仍曰此時復
惜斥和人者無君者也鳴吉曰今日當以此二事問之左
相之病少愈請与左相及户判何如 上曰事已急矣試
往問之可矣景稷曰在此雖如是言而對彼則不能盡言

對二胡每曰專恃兩大臣云云馬夫大則非大臣也我加一層則彼亦加一層是可悶也瑞鳳曰小臣固知鳴吉之言必爲無益而自 上欲試聞之臣當出往堅受其盟矣退出 上謂鳴吉曰事已急矣言語當善爲之鳴吉曰此皆臣等之罪也金蓋國頗能善言故與之相議而處大臣或爲虛文敢爲入來矣當此之時苟可幸免則何事不可爲乎幸以得成則 宗社之福也不然則命也亦將如之何哉退出 三司請對副提學李景奭大司諫朴潢執義蔡裕後景奭泣曰當此罔極之秋爲臣子者唯當有一死而已伏聞今日有罔極之 傳教云臣等何忍聞此言而圖生乎臣等雖親自守捄所恃者 君父也孤城雖危尚有數日之粮當能堅定 聖志則天意豈不悔禍賊情豈

不終領今若自我往往請之則彼必加層矣裕後曰使价
往來時不爲利害之說唯一向哀乞而已如此而可以有
爲乎大司憲金壽賢入來泣　啓曰聞有罔極擧措云臣
等月望　君臣守義天人效順事雖危急何忍爲此事
上曰事甚危急而無策可免不得而已爲之也今者當爲
頡頏堅定約誓而爲之矣諸意未知何如而自今事勢急
於呼吸矣潰曰雖然豈忍爲此擧耶景奭曰天意豈不悔
禍乎望月峯傳語賊放天字銃而卽刻銃裂三胡卽死一
胡負去云矣潰泣曰今日則姑以利害爭之可也何可急
遽如是也裕後曰使百官皆死之後則事有不可知也豈
可勢止至此而出送　世子耶壽賢曰城尙未壞軍情尙
堅天心何可知耶　上曰何爲如此迂濶之言耶城堞已

壞矣若從雲梯而上則何以爲之景奭曰內日再戰渠已氣挫姑爲堅守設送使价只言利害而已可也演曰殿下雖欲送世子觀今日軍情則決不得出去矣 上曰此事似若虛事而予之於父無所不用其極然其等死試問無妨攻城日急事已無奈此實等死之計也豈無故而爲之乎目今事勢有不忍見聞者此事細事也設或有萬一之幸則亦豈終不還送乎不爾而國亡之後滿城魚肉則何事可爲耶僉曰此則自我取亡也 上曰非以謂適於事理也與其等死寧爲此計耳景奭曰天意不可知符堅以百萬之兵一朝而敗亡倘能堅定 聖志則足以回天矣頃日使价之往來不爲明言利害輒加一層以至於此此何等大事耶壽賢曰商人興販亦爲操弄此事何事而

可以輕斷耶潢曰使臣已出矣若或徑言則無及矣請速
決言 上曰卿等之言是矣目今存亡決於呼吸豈可束
手而無策耶粮餉不足論也而事皆不足論也軍兵等若
聞此言則尤無可為矣若堅定 聖志固守以待則天心
豈不悔禍賊情豈終不悛自 上先動則軍情亦喪矣
上曰予之為父無所不用其極軍情當感動而已豈至於
怒乎潢對曰 世子之誠孝則果為至矣奉 二君於孤
城日望其得全而遽見其徑赴賊陣則軍情何得不沮喪
耶景奭曰此一款不可不刪去也 上曰不為此一款則
當以何語措辭耶予亦豈不熟思勢已成燃眉之急不可
以常道論也前朝亦有送世子之時故渠亦拾聞而請之
以此試問而觀其若或請之則幸矣不然則以死自守而

已濱曰渠若退師而請之則或可為也仍此處而請之則無可為也 上曰然故使之頡頏觀其氣色矣何可輕易為之耶景奭曰鳴吉則固為輕淺矣大臣何忍為此事耶上曰大臣則皆以為不可以予為 宗社生靈出不得已之舉也大臣何以知之事已到萬分危急矣予亦豈欲送之哉諸臣皆涕泣 上曰豈意今日見此罔極之事乎景奭曰請還召鳴吉去一款 上曰當申飭焉亨吉曰察見軍情無非為國之心而廷臣自為過慮矣壽賢曰軍情則不為偶然囊者日遣承旨史官開諭被傷人近來以久無此舉為欠盖承 命而往者以城堞危險故或有不往而送言傳之者云不可不申飭也濱曰請 親招使臣言之上曰當招而言之臺諫去後當言之仍命史官招使臣三

司退出承 傳色進曰大臣以下使臣皆以出去云矣亨
吉曰當勿爲發端可也何可愼言而已哉 上曰已爲出
去則還招不可矣亨吉曰想未及見將胡招之則可及也
上曰雖不見胡將已見伏兵矣虜人所見處還來似異矣
其人等皆以先成必不輕發置之可也事迫燃眉不可如
是思之也亨吉曰 東宮若出則事無可爲臣民目見儲
君之赴敵則守城何爲 上曰渠爲父出去則不害於義
理而人子之至情也亨吉曰然豈不如此如此而不爲加
等則猶之可也詳察賊情必不止此而已小臣請出更諭
三司 上曰承旨何爲此迂闊之言耶目今事已危急此
時豈可爲士論耶退出 三司伏庭 啓曰聞使臣已爲
出去云其一款勿爲發端之意以察書 傳教今宣傳官

馳往傳之何如　答曰仍書送之仍傳曰宣傳官一人
待命騎一匹立之　金瑬請對　上出示使臣處書而如
是書送如何瑬曰　亦如是教送矣　上曰卿之所教与
此意同則不必送也瑬曰西門之事則不言矣　上曰姑
送之胡將若來則不傳可也景曾持以出　上曰胡將若
來則不傳之不及來則追往密傳可也瑬曰軍兵等臣開
諭以送而聞坐於不見処不為上埭云矣　上曰或有去
者乎全然不去乎曰全不去云云矣弘胄曰此屬言若給
斥和者則欲率去出戰云矣瑬曰聽其所言可知其詐也
上曰豈有是理哉瑬曰都監軍士則京兵也雖不從命聽
言則恭而禦營軍一任無知突入　闕門不可說也　上
曰聞元斗杓落馬云無乃重傷耶瑬曰諸將之中最為勤

實而落馬重傷至於折齒云矣 上曰雖然足以察任耶
璽曰猶得察任矣 上曰軍兵等速爲開諭送之璽曰招
之而不來送旗而不來無可奈何退出 上諭景曾曰東
邉力戰軍時方与賊相持雖不能尽查首功之人先爲出
送事言于申景禛處景曾曰時方催促而其事不易脈見
守禦營所查則所謂首功出身軍士皆是庸野之人可見
其公正查出也且渠輩争功不决以此不易云矣 李景
奭朴潢蔡裕後黄一皓以言 啓曰各營軍士處請送内
官慰諭使之堅守諸大臣処亦爲知委使之慰撫將官則
別加存問以示慰奬之意 答曰當從更思之政院 啓
曰守堞將官頃日臣等入侍時以守令邉將中隨闕塡差
功以他人擬望事奉承 傳敎而因督戰御史黄一皓之

言取考体府事目以守令邊將作闕除授已爲宣諭將官
等皆以須爲除授事定後即爲赴任知之云与臣所聞於
榻前者有異何以爲之敎稟 傳曰承旨不無所見議于
体臣而處之洪瑞鳳等還来引見鳴吉曰前日渠言往北
江都而不爲信之畢竟至此矣 上涕泣無語瑞鳳曰天
下萬古安有如此變禍 上出示海昌君等狀 啓瑞鳳
曰年少之官則一時渡来老病大臣則留置而来云羅洽
内官見臣含涙而已鳴吉曰渠言嬪殿以下極其禮待宰
相家屬亦一處率来云矣 上曰見其軍圍城之語蓋不
覺賊之渡来也其無詐慮如此耶大君處亦再三爲書而
不爲信聽竟至於此雖有長江天險其如不防何鳴吉曰
龍骨大之左右有小者二人挾坐大槩其人汗之左右也

龍骨大亦不能盡言而槩是牢拒之言也去番之言皆是實語而不爲信聽以至於此矣瑞鳳曰當初益發東宮之請其時若從則諸道生灵不至於此矣 上曰勿言也其處子息庶望脫禍而牢相等不爲善處以至於此耶大槩其言恐喝耶誇張耶鳴吉曰一如前日之言且曰紅夷砲旣已持來云 上曰今日則不勝心亂明可入來也以尹昉等狀 啓景曾曰四人着署如出一手無乃摹寫耶 上熟視曰似然矣景曾曰請招尹坧見之 上曰招之坧入來亦不能詳知曰外着則似之而內着則不似矣退出大臣及崔鳴吉請對璽曰江都之事似若不近而考見狀啓則所着之署分明僞造至於懷恩君之署亦爲僞着耶聞大君書亦來云此則信然乎 上曰大君之書則無疑

無也措語只言以和事出見云矣當初聞其出送本府軍
兵渠以爲慮畢竟到此想係虛疎而致此也狀啓中無
李敏求等名無軍兵出他事 上曰予意則必在於奔避
故不入其中也瑬曰不避則必戰亡也鄭之羽曰自 上
謂大君手跡則是也特予子婦諸叔諸兄弟及諸大臣一
家緣予不入江都盡被此禍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予仍泣
下曰前頭處置何以爲之瑬曰此奴兵力萬無可當之理
小臣方爲主兵之官不可爲此言而因其大砲城堞無完
軍兵已大衰矣 上曰勿言也不言可想前頭處置何以
爲之今日之請庶幾緩禍而亦爲掉頭云未知許將安出
瑞鳳曰犬羊之心其欲無窮而孤城之勢已至十分且其
新得江都驕心大生無復可爲之勢矣小臣亦送九十老

母於江都矣今見此事方寸大亂實無息慮之可以仰達而前頭之事不可不早定也若為遅回則禍辱罔測矣鎣曰君臣上下同死社稷實是古人之格言而小臣之意君臣父子之間不可恐為此事操縱之權在其掌握則処變之道自我先定可也弘胄曰今日之言全不答之云斷自宸衷然後事可為也臣子則不恐喻也鳴吉當此危急之際何可為文具見汗之前書聞兩差之今言則十分或有四五分完全之望矣以此城之勢見之則十分之中十分皆危當與大臣參酌趂今日早決明日急遣然後可有萬一望未知何如 上曰予意若為見欺則無如此之辱勢到窮迫寧欲自決而彼既率諸宮家以為大質予亦因知所以為詐也鎣曰滿城為魚肉則 宗社無復可望幸哉

緣此而繼續　宗社則幸莫大焉城雖危迫所恃者江都而江都至於此若不処變則　宗社永絶矣　上曰萬姓之生灵亦重其外係累之許多人皆陷虎口予若徒懐一心則皆將盡爲魚肉不得已當被羞辱也兪曰渠之文書及言語皆不爲虛辭出城則半存半危不出則十分十亡上意如此則計較已定矣安知由此而爲太平基業耶上曰前朝亦有出見云未知其勢如何而故事則有之矣瑞鳳曰前朝如此之後亦經過數百年矣鳴吉曰然則夜來爲書何如鎏曰當爲書曰前書之言信如四時皇天后土必爲監臨云云可也瑞鳳曰不可不速爲之也　上曰事幾已急當擧汗之許我之書而製之可也鳴吉曰明日當爲决斷予先爲國書定約而爲之乎似當有表矣　上

曰何必爲表塗曰李弘胄処亦問之何如弘胄曰當斷自
聖衷塗曰公受國厚恩之人當此之則何以悉喩 聖斷
字耶弘胄曰 宗社大計臣將何識見何敢雜談乎鳴吉
曰事機已急矣小臣出去製書江都之言當及之乎瑞鳳
曰小臣以言語致謝而來文書則不必擧也退出之羽
啓曰到此地頭更無可喩但如此之時所當尤爲擧職而
翰林四人一不入侍極爲駭愕請推考 上曰依 啓三
司請對俱慟哭壽賢曰明日將爲不忍言之事云此言若
是則自生民以來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景奭曰當南大
門命在頃刻而不料得入此城入城之後庶幾恢復而竟
至於此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壽賢曰此事至重何可輕
易爲之耶歷考前史出降犬羊而無事者有幾人哉 上

曰予亦豈不知之此処共爲相持之勢乎壽賢曰三軍之
士氣尚不衰城中之粮足支數日明日出城之説此何言
耶景奭曰兇謀詐計有不可測而前頭之事庶望萬一一
出之後則無復可爲　上曰予雖不言卿等豈不知之到
此地頭若曰不知則眞迂濶也初意此事決不可爲惟欲
背城一戰同死　社稷而軍情已變事幾大異雖不可形
容而可虞之端甚多日夜所望庶幾江都之得全而非徒
予之子婦被拘百官族姓擧將係累而北若然則雖往地
下將何面目耶壽賢曰下民雖爲魚肉自　上豈可出城
上曰民爲魚肉則獨生何爲辛啓榮請對進曰　東殿之
行尚不可爲豈可自　上爲此危事乎今日一往不得請
而遽爲此罔極之詐　殿下雖發此言大臣何忍將順乎

臣等奉入孤城一望得全城中滿萬之卒若聞自 上親
出則豈不憤惋乎何不一戰而輕為此事乎寧一戰不勝
死是臣之所願也自古國君有出降犬羊而得全者乎
上曰予亦何所不思到此地頭不可為虛言當觀此日之
實狀賊之攻城已經數日若使登城事有甚難予之羞辱
寧有極哉父兄百官滿城臣民若或得生則死亦無恨矣
李景奭請對進曰自 上為此不忍為之事則臣等何面
求活乎觀勢為之亦何脫乎 上曰凡事有時時不可失
進退有何利害与卿等入此城日夜唯望退賊還都而竟
至於此柰何柰何啓榮曰江都之事既不十分真的設使
真的 殿下何可輕出耶今日停當之事亦是不忍聞之
言況於此事乎一往不得請而遽為此罔極之擧則為臣

子者苟活何爲 上曰諸言是矣而攻城日急城堞將壞
城堞若壞事無可爲矣演曰到此地頭無復可爲設爲此
擧非今明可能爲者且當先定節目然後可以爲之壽賢
曰大臣處事節節皆誤到此罔極之地大臣何敢如此耶
上曰此非大臣之所知予欲救城中同人及在外係累之
人而出此不得已之計也大諫爲貴畫使豈不知形勢而
云爾乎壽賢曰出城而活人臣實未必也 上曰江都係
累渠雖言之而予亦不敢必也此地之人或可以得全也
予爲君無狀使國事至此終使無辜之百官軍民盡爲魚
肉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言念及此百慮具灰景憲曰此
中士大夫之一家孰不往江都而事有大者何敢顧私少
遲數日不得已同死 社稷亦何關乎演曰小臣惟望外

援之來庶幾得全而豈意遽至於此乎 上曰此地之事
已到十分地頭外方之事不須言也自古胡兵不習砲事
而今番則馬步夫砲不無皆備誠是難當之賊也中原雖
用大砲而未聞壞城今始見之矣每看前史常切慷慨豈
意於予身而親見之哉潢曰彼雖犬羊不改約誓雖不得
已為之當為節次然後庶有半分之望矣 上曰此言是
矣當依為之諸臣皆痛哭而出李稠李敬輿調曰江都之
事不的真贋而動於此言爲此因極之計臣不知所達敬
輿曰二百年 宗社豈可一着輕決耶從前一層加一層
臣固知有此事久矣而 殿下既為臣民忘身而出城臣
民豈忍獨送 殿下於虎口而求活耶小臣於諸臣中最
為庸下而十年經幄絲毫無補緣有老母不得從侍而竟

違此同極之變固知朝廷大計不可以臣言定奪而為
宗社不勝同極欲一望　天顏喩所懷而出矣明日出城
則臣當死於鋒鏑之下矣第　殿下其如青城之辱何哉
濟江而出亨吉曰朴潢之言出於無可奈何而必有節次
之說甚不幸中有變則尤為為請定為節次　上曰大臣
招之亨吉曰無史官矣　上曰史官何然乎亨吉曰俞以
其父母在江都故心亂出去矣金璽李弘胄崔鳴吉製書
後引見　上曰胡將之言仔佃未聞難從之事一款何以
答之耶鳴吉曰今日則不為多言只言江華之事且曰吾
之往都時亦曾預告而不為聽信竟至於此云云矣　上
曰世子出来之說言之則不為加層之言乎鳴吉曰渠言
國王不出則決不可從云矣　上曰大司諫朴潢以為若

不得已許出文書不可無端爲之當以言語許出先爲講定而追送文書其言不無所見矣嗚吉曰小臣之意亦然矣 上曰姑除文書以言語講定而追送文書者不無所見予意當五條件与此処大臣相爲盟誓事及解圍之後家屬還送事及被虜男女留置事并爲講定何如墜曰此則非所論也因請曰臺諫所言未知何事臺諫之言亦是矣而臣之所望亦在復得立國耳臣精神昏耗曾見汗書而今忘之矣肰其人本不爲僞言而書辭之丁寧到此實爲可恃処矣 上曰何可恃乎朴潢所言似有節次當以汝若此則吾亦如此之意先爲講定爲得也墜曰臣意亦如是矣 上曰今日不言汗之歸期乎鳴吉曰臣聞之則其言近當還歸而的期不遠矣且言語講定亦可矣國書

亦不可不為臣意當以書諭之曰若如前言則當為出城不然則只有自決而已以此之意為書如何 上曰予不知其可也渠既如是言之何必更問瑬曰然則當早去也 上曰何必早去明日往見而再明日出城有何妨乎鳴吉曰李植之意則以為汗必不來其書必偽金蓋國則以為當其小也可以邀擊勿失不然則添兵當至及其添兵兵至則以為和事決不可成至於今日則以為當有庶幾之望而及其出往見之後則以為汗書果真其所見若是則豈偶然哉蓋國則以為汗必來矣弘胄曰汗若來則當必止此若假汗出来則尤為難處之事矣 上曰三臣勘定文書仍曰出往後即為解圍之意可以及之意矣且彼若許盟誓則先為受盟後送文書可也鳴吉曰所謂盟誓者

臣等與私盟也非可爲文字者也　上曰雖私盟何必不
爲文字壄曰必指天然後可信渠之最所畏者天也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傳于李行遠曰祖三石赤豆一石太一
石綾原大君家賜給軆察使　啓曰訓鍊主簿徐欣男三
度出入能通内外聲息其爲功勞不可不各別論賞以爲
激勸之地敢　啓　傳曰依啓又　啓曰京畿六邑守令
所率下人入城之後拾石舂正之役晝夜使喚其功勞不
少依他例限年復戶宜當敢啓　傳曰依啓　傳于李行
遠曰鄭廣敬來此聞喪云喪服次必未易得令該曹本官
覔給
朝鮮國王臣諱上書于大淸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臣於

本月二十日欽奉聖旨節該今尒固守孤城見朕手詔責切方知悔罪朕開宏度許爾自新命甫出城面朕者一則見尒誠心誽朕一則樹恩於尒復以立國旋師後不仁信於天下耳朕承天眷撫定四方欲赦尒前愆以為南朝標榜若以詭詐取尒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自絶来帰之路矣臣自承聖旨益感天地容覆之大德帰附之心益切于中而循省臣切罪積丘山非不知陛下恩信明著綵綸之降皇天是臨猶惧惶怖累日徘徊坐積逋慢之誅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趍詣仰覲龍光則微誠莫伸追悔何及第惟臣方欲以三百年 宗社數千里生靈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為可矜若或事有参差不如引劒自裁之為愈矣伏願聖慈俯鑑血忱明降詔旨以開臣安心歸

命之路謹昧死以聞副提學李景奭工曹參議羅萬甲執
義李命雄請對景奭泣曰所欲 啓達者甚多而不得種
種出入矣自 上已定出城之擧 世子隨往則城中尤
無所仰未知何以處之萬甲曰小臣前前所達亦慮為此
事也自 上雖出世子則姑留城中待彼强請然後出去
以未脱也命雄曰臣長在堞上嘗未得与於朝議矣今聞
大殿世子偕出与否時未停當云或者以為 兩宮不可
相離而臣意則不然人君与家人父子兄弟恩情不同矣
雖一朝一時 世子當為撫軍監國之事何可并出耶小
臣方添僚官而為此言迹涉謀免罪當萬死然何可顧此
而不言乎觀城上士卒之心極為可嘉若 聖上出城則
軍情當知其得全而必 世子留此然後可以有所恃矣

世子雖不幷出渠豈以為怨小臣不勝罔極敢為來達請於未出前堅定約束何如既出之後使渠停當則將無所不至而後已矣且以小臣臆見渠既有志於天下當為樹恩之地而至於解圍則必不易也去夜見得被虜士人問之府庫財物皆封閉云想其計不為解圍而迫令還都也既与之為一家則雖見犬羊不可不誠信若於渠之所見處則泰然還都渠必信我矣軍情亦定矣我 國於皇明有不可負之恩渠亦知之此等事亦令大臣熟講而後送人何如 上曰不無所見當令大臣議之且此等言語皆明日所謂之言非今日所當說也萬甲曰國知有大臣在而蒼黃之中或為漏落李命雄所達之言皆臣等所与相議者也命雄曰文書節目為第一件事廟堂或不無疎漏

處請令三司長官見之則恐不無所益也 上曰自前别
無隱諱之事各爲聞見如有懷言之可也崔鳴吉製 國
書入來講定而進遣李弘胄金蓋國崔鳴吉如虜陣 上
招李景曾曰望月峯臺觸於大砲体城將擽云令當直爲
諭我國於汝無所不從而何用如此相厄耶請自今停止
以示相信之意事使使臣言于胡將景曾 啓曰前杷平
君俞伯曾前檢閲金弘郁請叙用以倫從官 上曰依啓
敬曾曰區區之意只望守城而今者事機已變出城之外
更無他策使臣之輩今此還歸矣若定於明日出城則倉
卒之間事多窘急滿萬之軍潰散可慮而 侍衛之人亦
未及分定矣且老病之人有可往者有不堪往者并令体
府兵曹分付何如 春宮若不相接則其留置与否不可

預料陪從之人亦爲預定然後無臨時窘速之患矣八路
命令相通之事亦令体臣趂今日未亂前而爲之 上曰
世子之事渠未發言八路命令亦爲不意出去之後亦可
爲之但出城時所帶朝官將官似當預爲講定也且軍兵
則別無同姓之理矣敬曽曰若爲擾動則何以爲之 上
曰体察使以下皆留在世子亦於予還来後當爲出去有
何擾動之事乎出去時帶去人則今日議于大臣從簡預
定可也李弘胄等還自賊所引見弘胄曰臣傳 國書則
渠答曰當初卽爲此事則豈不好哉今以後兩國可得無
事矣鳴吉曰臣言專恃皇帝勅書及大臣之言而欲爲出
来矣但臣下之心以冐出兵前爲悞云則答云爾雖過慮
如此吾將示信於天下寧有此理云云 國書中語意要

欲受其約誓者渠以爲疑訝臣曰某日來于其處事當依
皇旨故取稟之言也渠答云當以其意歸報云矣 上曰
書中所不言之事何以輕言也只當言出城之意而已此
言則重事也何以問此不當問耶弘胄曰臣以定出城此
後當無兵戈相爭之事自今日停戰以示信意事依有旨
言之則答云當白于皇帝矣鳴吉曰斥和人事前書雖及
之而不爲停當矣今日渠問誤兩國者捉送事何以爲之
臣以前意言之曰首謀者方在平壤其外則斥出在外若
干附會和同之人則不爲加罪陪入於此矣若從不送則
皇帝必以我無誠信故今方查覈當追後爲 國書以送
云云矣 上曰渠何以答之鳴吉曰臣起來時言斥和人
與我志不同矣但此人等其罪有可恕者本意不過以三

百年脹事　明朝不可遽負故也今既為大淸之臣則當
移忠於大朝矣比之女人當初拒之者為有貞節矣三人
喧笑答云知得矣似有解釋之色矣　上曰胡人所謂不
識不可以辭色測之也其果有一分其實之狀耶弘冑曰
自前每言雖為出城萬無奉去之理何不許生靈之命而
固守嚴穴云矣今日則言此後兩國可保無事矣鳴吉曰
何可知也但所望者汗書明白從前此漢不為無形之偽
言是足少恃而何可取信乎　上曰户判所見何如蓋國
曰到此地頭不得已而為之也彼賊雖不可測而必為奉
去亦不可知也必不奉去亦不可測也若有指天為誓之
舉則或可信也聞其攻中原也祖大受是有名大將而即
為放送其外亦多如此云想其手段則非細瑣者也弘冑

曰其氣色甚喜使臣等速去以報云云 上曰如是而輕
先問期若使明日出來則節目皆未講定何以爲之蓋國
曰聞譯官有持家莊入來者云以重價相約而受其錦段
以爲禮物何如 上曰然矣依爲之將胡幾名來乎弘胄
曰三人來矣 上曰其一爲誰弘胄曰前所未見者矣
上曰馬大夫亦來耶曰龍骨大出來其二人則前所未見
之人而坐於龍胡之上極其淨秀渠等言善爲偏文云似
是汗左右貴臣也蓋國曰渠等節不降層則別無宣力之
事而若問若賂贈給之說則何以爲之鳴吉曰江都失守
故事不得成矣 上曰出外休息若出城則節目問事令
大臣相議分付矣速爲定奪可也 使臣李弘胄金蓋國
崔鳴吉等請 對弘胄等曰將出去矣出外議之不爲

國書則又有一節難事當直爲 國書云何以爲之蓋國
曰直爲國書見其所答然後可知其爲誓今若只以言
語往復則龍骨大無自斷之事直爲文書得其答書可也
若以言語講定而又加一層則事從已急賊情難測矣
上曰文書果愈於言語乎蓋國弘胄曰以言往傳則龍胡
所言不過如昨日而已鳴吉曰昨日勘定之文書蓋國以
爲不分明請改之何如 上曰然則改之可也弘胄曰若
爲出城相接則當會見於何處事亦爲問之 上曰答書
来後問之未晩也非今日所當問也三臣者出 上問敬
曽曰徐欣男獨爲入来耶對曰臣等未及聞也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体察使 啓曰内弓人李天繼金景

信崔一男等扈從入城之後破弓修改之役晝夜盡心
功勞可嘉令軍功廳施賞何如 傳曰依啓溫嬪王子翁
主等處醬一瓮鹽一石賜給醬一瓮鹽一石內入
朝鮮國王臣諱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小邦
曾有一種浮議頗能壞誤國事上年秋後臣摘其中尤甚
者若干人幷爲斥黜而首唱臺諫一人當天兵到境時差
平壤庶尹督令卽日前進或爲兵前所獲或從間道赴任
俱未得知之今在此城中者雖或有雷同和附之罪比前
被斥者則輕重相懸然伏見前日詔旨實出恩愛小邦之
至意臣若終始持難則恐陛下未察本國事情疑臣有所
容隱臣之誠心向順之意將無以自白故查得二人送詣
軍前以俟處分謹昧死以聞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

王來奏具述二十日之詔旨且慮許宗社生靈有明降詔
旨開安心歸命之請者疑朕食言也然朕素推誠不特前
言必踐併與以後日之維新今盡釋前罪詳定規例以為
君臣世守之信義也爾若悔過自新不忘恩德委身歸命
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將明朝所與之誥命冊印獻納請
罪絕其交往去其年號一應文移奉我正朔爾以長子及
再一子為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為質無子者以弟為質
萬一爾有不虞則朕立質子嗣位朕若征明朝降詔遣使
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刻期會處不得有誤朕今回兵
攻取椵島爾可發船五十隻各兵鎗砲弓箭俱宜自備大
兵將回宜獻犒軍之禮具聖朝正朝冬至中宮千秋太子
千秋及慶弔等事俱須獻禮命大臣及內官奉表以來其

所進表箋程式降詔勅或有事遣使傳諭尔与使臣相見
或以陪臣謁見及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朝舊例軍中俘
係自過鴨綠江後若有逃回者執送本主若欲贖還後聽
從本主之使蓋我兵戰死俘獲之人尔後毋得以不忍縛
送為辭也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新舊城垣不
許繕築尔國所有兀良哈人俱當刷送日本貿易聽尔如
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其東邊兀良
哈避居於彼者不得復為貿易若見之便當執送爾以既
死之身朕復生之全爾垂亡之宗社完爾已失之妻孥尔
當念國家再造異日子子孫孫毋違信義邦家永貞矣朕
因尔國狡詐反覆故茲教示崇德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朝金瑬洪瑞鳳李弘胄請　對金瑬曰事至此極臣等之

罪萬死難贖今日所講者　大駕出城後東宮可以留後
而今日之權皆在於彼若請兩宮并出則文武百官亦必
使之皆出事必不如自此所講者矣　上曰世子在此無
大段有關事彼念并出則不必爭阻矣金瑬曰彼若更加
一款則難矣　上曰彼不言并出則何必先發乎若或有
問宜答以獨出而欲使并出則不必爭阻矣　上曰世子
並出則此城誰守乎金瑬曰若然則空城難守所難處者
軍卒也　上曰此何難處乎不出城前彼無解圍之理未
解圍前又無撤軍之擧散出則有何難処者乎瑬曰古有
全師解甲之時彼若欲如此則奈何　上曰此其次也徐
徐亦可為之洪瑞鳳曰彼必欲如此也金瑬曰雖難預度
必先定奪可以隨時處之矣斥和人今日當送而人皆掩

護不肯直指雖屢度查覈而亦不得知之也彼以首謀敗
盟者爲言則前春論奏之人可以當之其後峻論者亦宜
自當而今此自首者外前春言事之人亦非止三沉不知
其輕其重又何能取捨乎臣等之意其時三司与今日自
首者皆爲起送則彼必悅其多送而以爲畏其威而有此
擧也洪瑞鳳曰當時臣亦忝在大臣之位而不能鎭定浮
忘之論致有今日誤國臣烏得免乎金瑬曰其時兩司則
掌令洪翼漢持平李行遇洪瑑亦爲正言而李行遇則不
參於是論云李景曾曰洪瑑則其時以山 陵郎廳与臣
同在山 陵至四月而乃歸義名云云之 批乃秋間事
也 上曰多送而彼若容恕則幸矣不然則柰何金瑬曰
臣等固難取捨雖使此許不成亦無柰何也李弘胄曰若

詳其時之三司則似好矣而不能詳知也金墪曰其時玉
堂則金壽益鄭雷卿也　上曰國之在城中者若干也士
大夫家屬則絶無僅有而守禦使家屬亦在城中空城之
後如有搶掠之患則何以處之金墪曰臣意則以爲必無
是患而亦何以知之乎　上曰許多軍卒不無入城刼掠
之患必有禁令然後可防此患左相今日出去時丁寧言
約何如　上曰斥和人出送事宜以首謀者在外故乃送
其次爲言而彼若容恕則幸矣若有念外之事則何以爲
之金墪曰若送一二人則必不得免爲多送似可矣　上
曰二三人爲言而多送人則得無有免脫之路矣金墪曰
彼非庸劣者豈有尽殺之理乎多送則或不死而只送一
二人則必不得免也　上曰左右相意則如何李弘胄曰

前春言事之人查出無路今如領相之言則不無容恕之望也洪瑞鳳曰李聖求言首謀者外無緊重人之意彼亦已知今若多送必免於死云此言頗有理也 上曰然則依為之二更引見領相金瑬左相洪瑞鳳右相李弘胄户判金藎國入侍 上曰見此文書多有不欲見之辭矣金瑬曰徐或有弛張之道而節節有難處事也 上曰多有不忍為之事安有如此困極者乎 上問洪瑞鳳曰大臣往彼時為何所言乎對曰文書之外多有言說也 上曰未知何言耶對曰乃是獻寳攻島等說話也 上曰此外復有何言耶金藎國曰彼乃辟左右密語皆是節目間事也又於當晦日欲為相會而相見之時汗將越來于此既見之後欲使 上入處都城汗則初二日回軍入去云而

一枝兵則已取路北方而送以一路芻粮之不多而然也
全羅道所送軍兵為取攻島時舡資而初二日亦當来會
于此云云且城中士大夫家屬勿掠事言及時彼乃大笑
曰既好之後安有如此事乎云矣洪瑞鳳曰彼中所為甚
是機密不得詳知也 上曰彼雖云好意而多有難処之
事何以為之金蓋國曰豈曰好意哉事已至此亦無柰何
也所最難者自 上出城時中原所賜冊寶使之持来欲
易以其新而此後用兵時有命勿拒云此甚難処事也洪
瑞鳳曰不得已而乃有此舉此間安有屈伸者乎金蓋國
出見時節次聞彼言則服色欲令以微服矣臣言曰 國
王見皇帝乃是大事豈宜微服如是埋没威儀傘盖亦不
可無之云則曰不可矣皇帝前豈可張盖侍衛則為之無

妨古人或有面縛者或有戴香者或有衣奬衣出降者此
乃有罪而謝過也豈可以正服出乎指臣所着衣而言曰
以此色衣出来爲當云而又曰不聽帝之分付當待命處
之而其時禮節自此導之云云此必中原人所教也臣又
謂曰如此臨時必有急遽之患先自設幄於外須講禮節
俾無顚倒之患何如云則曰無妨云云而出 幸道路則
自西門出来云云矣 上曰崔鳴吉在何處耶洪瑞鳳曰
斥和入明朝送之而使崔鳴吉率来矣 上曰崔鳴吉安
在得無有病乎洪瑞鳳曰明日當早往故有病不能入来
矣金蓋國曰臣言于彼曰自 上出城後仍入都城則無
船不可渡何以爲之云則曰淺灘豈難渡涉云矣彼又言
囬軍之時有例事云此則必欲得贈物也丁卯時亦有原

兵各贈之事今亦必如此而 國之所恃唯江都京都兵
皆既蕩尽無可得之路以此言之則曰何必急速云云且
曰彼虜人至義州逃去者則無可索何入去後逃來者宜
即執送而如有願贖者則亦當聽許云矣 上曰此事當
何以處之耶金瑬曰到此罔極之頭不知所達也 上曰
有此難從之言而其可甘心受之耶洪瑞鳳曰稱臣奉朔
之後則更無可為之事今日之勢少無以兵力擊却之路
亦將奈何哉稱臣稱妾自古亦有此乃時屈之致也夷狄
本來究狡而中原之人又為協助故其節目之煩密如此
此後之事在朝廷卞理而已金瑬曰卞理之舉不可速意
之則必不好也洪瑞鳳曰印寶則出城時不可不持去也
金瑬曰當初下臣字時既知有如此豈復有輕重於其間

哉爲 宗社有此擧措脫有他虞則更無立國之望今日
之事不可違越也 上曰只用正朔則或可矣其奈於徵
兵何哉瑬曰目前切急之事無過於此也其他則姑徐爲
之亦可也洪瑞鳳曰目前之急莫若此也雖然旣已服事
之後利害奚暇顧哉彼之所欲在於砲射必爲其精銳者
也 上曰此事何以答之對曰此事不可輕議退与朝廷
相議処之然而今日之權都在於彼勢難爭阻也 上曰
予若不出則姑爲容默而退兵之後可以徐処矣出見之
時彼若以此爲問則豈不重難乎洪瑞鳳曰彼若只言改
實則可以与之椵島一事甚是難処當與朝廷相議也
上曰廣加商議明朝入来可也遂退出 尹集吳達濟將
赴敵營辭 朝引見 上曰尔等識見雖淺薄原其情事

本非誤國而今日竟至於此古今天下寧有是事耶因知
所以為言也仍泣下嗚咽集曰當此之時苟有利於國
家縱萬死而無惜 殿下何用區區若此乎 上曰尔等
以予為君從入孤城而事至於此予將何以為之耶達濟
曰臣等不能自死常以為恨今得死所有何感乎 上曰
古今天下寧有此事耶嗚咽不能成辭達濟曰臣等雖出
大駕若不出則臣等死生實不足關而但以 大駕出城
為罔極為古人有言曰得寒病五日不汗死矣為臣子者
不死於此時則將焉用哉 上曰尔等意欲使君臣守正
而事至於此予不得自由尔等其有父母妻子耶集曰臣
則有三子而俱往南陽矣今聞府使逢賊淪沒云不能知
其死生也達濟曰臣則有八十老母時無子女方有腹中

兒矣 上曰慘矣因嗚咽不堪集曰臣等出去矣 殿下
若與東殿而偕出則城中潰散之患極爲可慮伏望留東
殿在此勿爲偕出何如 上曰將死死地而猶爲憂國之
言耶見爾無罪而就死予之情事可忍言哉出城之後予
之死生亦不可必也倘或萬一得生則爾之老親妻子當
十分顧恤焉初未知爾等之有老親矣親年幾何爾年幾
何達濟曰母年戊辰生臣年戊申生也集曰臣則早失父
母只有祖母今年七十七歲而臣年丁未生也 上曰國
家存亡固不可必而倘或得延則當十分顧恤矣遺萬古
所無之事至於此哉二臣拜辭 上曰姑坐仍令內官饋
酒之羽曰使臣已爲出門促之矣 上曰何用如是忙迫
也廟堂之事不可知也二臣畢飲請曰時刻晩矣請出

上泣曰爲國珍重倘或僥倖生還其喜當如何達濟曰臣
爲國就死少無所恨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下諭于平安監司洪命耉兵使柳琳黃
海監司李培元兵使李碩達曰皇帝方今旋駕監兵及一
路各官山城把守將官各率軍民拜謁于路側牛隻米石
隨力供進大同淸川義州昌城兩路渡涉處舡隻預先整
齊以待 諭平安監司洪命耉曰平壤庶尹洪翼漢上年
春初首陳斥和之疏以致今日兵禍皇帝有縛送之命而
此人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改本職除授十三日辭朝下去
淸兵塞路雖未知得達与否如在本城即爲綁送平壤以
待皇帝處分 備邊司 啓曰訓鍊大將申景禎今改兵

書判書除授大將似當循例改差而此時大將之任適易
不便使之兼察亘當敢啓 傳曰依啓又 啓曰江都週
亂士大夫家屬有陷沒之奇其他諸処避亂之被虜者亦
不知其幾吏曹判書崔鳴吉與龍馬兩將相接時觀勢善
爲措辭而請之則或有推還之路以此圖之地意敢啓
傳曰依啓士民男女亦令周旋兵曹 啓曰扈從軍士復
户除番事 命下矣復户五年除番二年當似爲得宜敢
啓 傳曰依啓領議政金瑬左議政洪瑞鳳右議政李弘
冑伏以臣等誤國之罪萬死猶輕而冒陳於蒼黃危急之
際第 王世子方有絶域之行大臣一人當爲陪從人臣
分義雖顛仆道路不可辭避而臣等俱以老病自量筋力
決無支堪之勢假銜以送非徒有關事體彼人實無不知

之理伏乞 聖明勿拘常規并命鐫遞臣等之職亟授年
富才德俱全人望所屬之人俾免窘迫顚倒之患不勝幸
甚 答曰省劄具悉事勢果如此右相李弘胄姑爲遞改
以李聖求爲右相平明金瑬李弘胄崔鳴吉請對 上命
入寢內密語承旨史官在外語密不敢記 上命李景稷
曰今日之言非是關重勿書於史冊可也 上曰目前之
急印寶與椵島事也崔鳴吉曰印寶第爲持去曰嚴威所
迫不得不姑持來而 祖宗所傳之舊物不忍一朝而磨
滅願之祖廟而改受新寶云則彼或爲然矣 上曰百官
不可渡灘今日之去必有舟楫事可也崔鳴吉曰昨已言
之矣今日亦當爲請爲崔鳴吉曰斥和人今使李英達送
之而酬酢事必須停當而去不知何以則可也語密不能

記崔鳴吉與體府中軍李英達押斥和人尹集吳達濟縛
至虜營而歸 上引見崔鳴吉復命招領議政金瑬崔鳴
吉曰船隻整齊事今日出往時請之則彼乃請許也 上
曰彼必欲使予少率百官軍兵者是何意歟對曰今日見
之則彼軍屯結於三田渡汗將親自越来云我國則百官
皆從彼則匹馬渡来必為埋沒故所以如此者必欲備儀
物而見之而接待之際亦不無難便故以此欲為之簡略
臣之所料或以為如此也且臣言于龍馬曰 國王出城
時須為出来八處歇幕以為變服而行禮則未知如何云
則彼不為爭詰臣之愚意皇帝未来前 大駕先為出去
似可矣 上曰何時出来云乎日時早晩不為定之耶對
曰臣聞 國王當何時出来云則曰今日宰臣出来時

出来無妨云厥後不爲此言須於日出後出去無妨矣崔
鳴吉曰禁止入城事言于龍將則乃曰既爲一家之後安
有此理云云仍饋以酒食長槓十餘持往帝之所在処問
之則乃衣槓也乃出貂裘二襲一以與李英達一以贈臣
使之三拜叩頭此必見君臣之禮也乃言曰得此黑貂裘
此非美事乎使之着此裘仍見斥和人盖欲以此爲誇也
且臣在外時言于斥和人曰若有問則宜答以職在館閣
故雖或附會而首唱則寃閑云云矣至詰問之時乃曰送
使時只抗疏而斥和則不主云此乃妄發也初意必重治
此人矣出来時顧見則乃着冠結帯也　上曰此必欲活
之也崔鳴吉曰平安道大同清川昌城等處整舡濟涉事
乃各處山城路傍且以米石爲犒軍等事使之急速有

吉而又定宣傳官四人與彼人四五者偕送云云矣 上
曰其爲支待之說乎對曰只責牛米而不至多責也 上
曰隨所得爲之無妨崔鳴吉曰明日必早往如此事宜急
定奪而監司在外峽路不知何以爲之 上謂金瑬曰彼
欲只率五百而來者此何故耶對曰必厭我人故也崔鳴
吉曰如此則必不成樣矣金瑬曰 兩殿衛士及牽馬位
亦不下數百文武百官各率一奴則亦滿一二百都監砲
手禁軍亦可以萬數而又有內官焉必欲抄五百則甚難
也崔鳴吉曰彼之所以簡略者欲使我亦然也又曰在城
百官皆欲速見其家舍皇帝越去後使之勿禁往來事以
此爲請何如 上曰如此不關事何至苟且爲請乎隨駕
士大夫則使吏兵曹抄名定送可也但我國人輕淺躁急

不無生事之患是可慮也　上曰禮物必如其所言則亦何以支乎此外因極者攻島等事也崔鳴吉曰見皇帝時以此爲請曰皇帝之命雖不可違逆而臣事之處以兵相加實所不忍以此爲言則未知何如　上曰彼不開端則自此先發亦所不可也崔鳴吉曰彼乃牢落人也豈肯先發乎　上曰自此不言之事彼何肯無端發也金瑬曰到此之後惟其命是從更無奈何也崔鳴吉曰搞事亦爲甚急而臣未及思不得言請也又曰出城後罷城撥立似當金瑬曰然　上曰使城上之軍皆坐於城底不爲越見則似可矣崔鳴吉曰江華一行使之一時來到而以爲交付云云矣　上曰必預爲置之而如是爲言矣崔鳴吉曰擧動須於日出後爲之　上曰氣甚不平差晩欲出崔鳴吉

曰使內官往于龍胡處言以修掃宮闕而先爲入送則何如彼雖見之旣無軍器必不爲疑 上曰好矣金墍曰謝恩使不允當入往其時大臣當往也崔鳴吉曰金大德何如但甚老病也金墍曰見其議論乃是老實人也 上曰重臣一人送之可也金墍曰李德泂可合而亦甚年老也崔鳴吉曰南以雄韓汝稷何如金墍曰南以雄則可合而但甚崇欽也崔鳴吉曰宰臣必須善擇也金墍曰遍閱官案而不得其人也 上曰此外不復送之乎對曰又送長者一人使彼知我之尊重可也 上曰南以雄雖嗜酒而才則有之耶崔鳴吉曰不知其才之純洛而用意於 國事者也金墍曰舡隻整齊事平安監兵使及黃海兵使處可以急速分付矣 上曰依爲之金墍曰彼行則當疾行

而監司在山城必不及傳令此可悶也且路邊各邑使
出待而人民亦還入何如 上曰民物入處則不可失金
蓋國朴潢請對 傳曰有秘密事乎不然則令承傳啓達
蓋國 啓曰禮單事常時不可無而但明日則是謝過之
擧禮單事似當持往而亦不無不受之理臣意初二日似
當有慕華館接送之事此時贈給禮單何如潢曰伏聞本
城只留李時白而申景禛具宏等皆當隨駕云我 國之
師本統領雖各有將難保其不散況 兩殿皆出大將隨
往則軍兵豈有獨在之理敵兵未退先為潰散則事極可
慮申景禛等私情雖重此事所關亦非細也臣意體察使
亦不必隨 駕留陣諸軍慰安軍情待初二日敵退之後
使之領入京城鄕兵則自此罷送仍定試日開諭安慰何

如事機重大不得不達伏願自 上特降有 旨於諸將
諭以此意何如景曾 啓曰守禦使李時白在信地不得
下来今以体府面議事来到而其意亦如賛畫之意欲爲
請對請招致隱外探其所言則何如且鄭蘊自刎爲李濱
所求餘命僅存金尚憲屢次結項而爲其子所救而病勢
亦重並將落後請 命廣州牧使給餼救療 答蓋國曰
所啓依矣但解圍之後不可猝辦預爲措置 答潢曰軍
情豈有不耐一二日之在此而分援之理乎謂景曾曰李
時白使之入来 上使之入房問曰卿之傷處何如曰其
日中臂而不至大傷矣 上曰卿与士卒同甘苦絶不下
来長坐張幕予甚嘉歎仍問頃日西暗門合戰事時白對
之如當日所報仍曰當初實不圖有今日矣幸而得保今

将脱出實 宗社再安之秋也此後若能十分惕念則安
知此為復興之基耶 上曰使國事至此者予之過也得
免於亡則士大夫之功也時白詳陳西暗門合戰形勢曰
臣方第其上中下而暮夜之事不能詳知只以臣所覩者
謂之力戰游軍伏堞而射者謂之助戰盖助戰未必非力
戰力戰或不及助戰者矣力戰助戰則請一体施賞援軍
則降等行賞分二等論賞何如 上曰承旨聞之耶依此
言施賞可也時白曰他処軍情則不敢知也以臣管下軍
情見之則無欲速賞之意請還都之後從容查覈設科事
亦於還都後舉行 上曰依為之今夕欲施賞而不均則
不如不為還都後即為舉行可也時白曰然則當釀酒犒
饋乎 上曰還都後釀酒犒饋以示慰撫之舉時白近緣

夜甚寒軍士露立耐苦久矣放軍之時点於堞上仍査逃軍何如　上曰此言是矣若無端放送則不知某某為逃軍此事不可不細査也具宏申景禛等予欲率去卿當代領其衆細加査覈聞卿之言最為有理矣鄉兵則解圍之後即為放送力戰之人則別成單子可也且當令大臣一人留後卿與共議為之人言予若出城而大將又出則軍兵必潰云此則不然予雖出去軍兵無久留之理解圍之後即當放送雖以利害言之萬無潰散之理而年少文官過生疑慮未知此言如何耶時白曰軍情不然失其父母妻子者無不罔極使　大駕既出之後即為解圍則猶可待也今者敵陣之夜火如故若　大駕既出而各其大將又皆隨去則無統之軍雖三四結黨軍器官穀及士大夫

之落後者無以得全小臣亦豈欲落後者哉事勢如此不
敢請從姑留諸將及大臣使之鎮定在所不已也 殿下
方駐之時此屬逃走者不死於軍律則當死於敵兵而尚
且相繼而逃去則人之云云豈無見哉臣意解圍之後令
四大將齊坐聚軍教諭放送可也 上曰軍情亦必欲無
獘帰去寧有若此之理設使有若干悪人豈可人人如此
耶景曾曰体察以下皆為扈去則無以鎮之矣蓋渠屬屢
日孤城不知父母妻子之所在処一日如年若未及解圍
而一時潰散則甚可慮也 上曰賊兵未解渠烏得出去
争時白曰知賊既和之後則必不殺也 上曰豈不耐一
日如此乎予意則必不如此矣景曾曰景禎則掌京兵具
宏則主鄉兵鄉兵則稍為淳矣請留申景禎只令具宏扈

駕 上命招體察使時白曰今此水原軍兵嘗敵既熟而
受 恩最厚且近京都矣外方之軍則以今觀之誠虛事
也此軍兵仍爲褒奬私奴則免賤良人除職仍爲作隊別
加名號則百勝精抄軍矣 上曰其言是矣 金瑬入來
上曰李時白言大將既率軍入來則不可置軍而先出當
於解圍之後鄕兵則即爲放送京兵願來云此言於事體
亦當未知何如瑬曰若使軍兵守堞則諸將固不可先出
也 兩殿既出之後更無可爲之事豈不耐一二之在此
而自犯於軍律乎年少文官等過爲意外之慮矣諸將等
皆是 殿下親近之人 殿下既脫身獨入於兵前則[illegible]
將何敢送 殿下而坐此乎 上曰予意亦然而文官等
皆爲過慮從前近功之軍卒豈不耐一日之留此而自犯

逃軍之律耶不得已則右相曾經都元帥之任尚且康寧
以右相留城都体察使墍曰前日江都出来時亦以李光
庭爲留都体察使矣今亦依此例無妨矣 上曰守禦之
牙兵矣何耶卿亦只帶軍官二人其餘則皆附于中營之
營軍官及排揬之人亦爲除出使滿五百名以實中衛可
也且逃軍之律不施則軍法不嚴矣李時白請罷軍之時
略爲搞軍仍査逃卒此言甚善不可不着實擧行也墍曰
世子之行侍講院翊衛司當全數陪往耶 上曰侍講院
官員之數矣何景曾曰并兼官十八人矣 上曰何可盡
往從略率去可也墍曰然則當除老病及有故者耶 上
曰如此則取捨之際必爲紛亂全數扈去可也墍曰大臣
當爲陪去宰臣二人亦當年少之人定送未知大臣誰可

往者洪瑞鳳雖知其母之生存而情勢切迫李弘胄氣力
雖堪小臣當爲陪往而方亦有所掌事何以爲之 上曰
假銜送之遂曰世子之行以假銜送之事體未安而原任
中無可往者臣意李聖求當爲下相使之陪去何如 上
曰似好矣其人眞實隨其心之所發而言之不爲瞻前顧
後之態眞可人也遂曰然矣今番與之同事計慮亦不易
得之人也 上曰各營軍官收爲中衛事趂此從容時舉
行仍 問曰中軍爲誰遂曰李英達爲之此人足以當此
任矣 上曰大臣事當更思之宰臣當以年少人擇送出
與廟堂議定搞軍亦令李時白次知舉行仍謂時白曰卿
言最有計慮當与諸將同議逃軍查出事卿可專管爲之
罷出 上命招諸將申景禛具宏入對 上泣曰不能早

死遣此罔極之變諸將涕泣寬譬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上曰李時白言逃軍查出事此言極為有理今番若不查
出則後日將無以統領矣僉曰 上教至當宏曰逃軍亦
不多以小臣所領者見之元軍六千而逃者六名矣今番
軍卒有不可堪者而堅守城堞終不離心極為可嘉臣放
軍為城外巡邏而水原軍一人白晝投虜矣後日乘好馬
着新衣來呼於城下曰我則投降而得如許榮好爾等何
苦堅守城堞飽更飢寒乎若此者誠極痛心而諸卒聞之
莫不憤罵無一歆羨者誠為可嘉也 上曰諸文官等言
明日大將先出則軍士必潰去此言然耶諸將曰豈有此
理臣等曾已開諭曰明日 兩殿當出城若率軍兵則必
為敵人所怪大將等亦不獨送 兩殿不得已當隨往汝

等姑留二日解圍之後追来云云則軍兵初以無限守堞
知之而今則既已知限故無不惟唯豈有不耐一二日之
在此而自犯於軍律使前功歸虛耶　上曰然矣宏曰軍
情果難禁也再昨連二日下来要得斥和人也臣不能制
之以威而百端開諭或托食飯或請暫休或托受料而公
然下来煩訴於　闕下矣　上曰何以不能禁抑耶若為
開諭則至於此乎宏曰臣等非不十分開諭而渠等誤聞
若給斥和人則當為解圍云故紛紛如此矣且江都之事
臣實憂之而畢竟至此矣　上曰入去之人不能善処[illegible]
至於此矣宏曰雖為善處江都之兵只一千六百以此[illegible]
當此敵乎　上曰其軍又除六百出送其詐慮之短如此
安得無敗宏曰觀其火砲誠不可當也雖令全軍守之[illegible]

師來集固不可當也景禎詳達向日望月峯相戰形勢曰
曰堞卒久經飢寒坐立冰飯今至五十餘日而無一人退
者敵兵每以誑誘而有憤無歡須日之戰自夜竟夕而無
一人退立大砲三日九集如雨女墻盡壞無以蔵身而[illegible]
無懼色爭欲一戰其志誠可賞也　上曰奇哉聞東城被
犯之時亦為如此云矣城堞盡壞耶曰或有全壞處矣
上曰我國之軍亦足以戰也今番之事古亦罕有矣戰亡
之人別為開錄恤典舉行事亦萬勿泛對曰并皆詳錄無
有落漏矣宏請曰敵兵之陷江都也乘夜潛襲乎　上曰
必乘夜入去故不覺其至也曰檢察使副使留守皆不在
狀　啓中此則何耶　上曰只城中人為狀啓此人等則
夜在城外也宏曰不為殺掠云必大君出見故志在歡和

而然也 上曰殺掠則切不爲之云矣景禛曰今番諸路
之得全者惟西南與咸鏡道也 上曰全羅道之得全亦
不可必矣咸鏡道分路以往云必不得完全慶尙道亦必
被兵矣景禛曰以今觀之汗來之說似不虛矣宏曰汗若
親來則其兵必不下四五萬矣諸道援兵一不得來豈無
所以而然耶景禛曰外兵豈有逗遛之理耶嶺南之兵亦
敗於雙嶺雙嶺距此僅二十里此則非不進也乃不得進
也 上曰都監之軍鍊習有素矣聞鄕兵亦出砲樓而相
戰云極是貴事也景禛曰勿論都監與鄕兵人無不欲出
至有脫衣相戰者今番之軍甚是不易事也二臣者出
講院請對黃一皓李命雄等進總外以草記取稟 上曰
未端軍官帶率事文去其餘依啓一皓曰或有時急往

事則軍官有關矣 上曰翊衛司官員以武官交差而[illegible]
傳官亦當陪往何處傳命之無人乎退出 上謂泳吉曰
符驗當給尚瑞院乎當持去乎景曾曰雖持去似無意[illegible]
之患 上曰或不無見失之患當令廣州牧使夜間無[illegible]
時親自潛埋於院草冊亦為同埋千萬秘之退出

丁丑正月三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 李景曾 啓曰牽馬位等服飾皆黃色
彼若見之曰皇帝衣黃而此輩何以着此云云則何以為
之 上曰笠則仍着衣則換以黑色可也未明尹暉引見
上曰龍胡必來卿欲往待之乎對曰彼來後下去則似涉
未安也 上曰既來之後可以出往矣必先往乎對曰自
此下去之路甚險且遠不可不先往矣 上曰待天明下

去宜矣對曰當如 下教也 上曰彼若來到不宜使久
坐待其來近下去宜矣且接話時宜言予之病患曰近以
傷寒久不見瘳左足又傷不能行步尊前行禮不無失儀
之患結帳於外使之休息云可也 上曰都承旨亦有所
言者李景曾曰士大夫家屬事也 上曰又有一言矣李
景曾曰京都往來事也 上謂尹暉曰若成文標往來勿
則可以出入此事言之爲可對曰唯惟尹暉曰江都之事
未知如何自 上以爲信乎 上曰以予有所疑耶對曰
然 上曰予則不疑以爲信然也尹暉曰無柰羅業或[illegible]
出來而被捉耶 上曰其事少無所疑矣昨日崔鳴吉[illegible]
去時文書中有印寶攻島歲幣等云云之說所答辭定[illegible]
而去耶鳴吉之所答殊極未盡卿則非如大臣比對而[illegible]

以朦朧推委於朝廷可也 上曰舟楫整齊人與先運
送人一時挐去言于龍將出送可也對曰謹奉 教
曰彼之所以欲使我小率百官軍兵者此何意耶尹暉[illegible]
必以接待為難故也 上曰予病如此畏寒不可蚤往[illegible]
若從之則宜蚤出不然差晩方出矣先送設幕者預先[illegible]
設事言于伏兵而送之
上自南漢山城還都御昌慶宮清人使出城時侍衛之人
并僕毋過五百人故 上只率侍從臣五十餘員辰時由
西門出城 王世子從之百官落後者排立於西門內搥
胸哭踊日光無色 上下山班荆地坐而已清兵甲冑者
數百人分左右馳來 上曰此何為耶景稷曰此所謂延
進也使价往時亦為如是矣良久龍骨大馬夫大馳來

上離坐起立與之再揖分東西而坐龍骨等致慰 上答
曰前日之過不須盡言而今日之事專恃皇帝之言與西
大人之宣力矣龍骨大曰今而後兩國為一家生灵可保
無事矣日已晩矣請速去遂馳馬前導 上進進至故廣
州前龍骨大令除侍臣等落後 上只率三公五卿六承
旨翰注各一人 王世子率侍講院翊衛司前進至碑石
前望見皇帝設壇於麻田浦上張黃屋而坐甲冑而帶弓
劒者為方陣而擁立旗旄劒戟森列四周張樂皷吹略倣
華制龍骨大等下馬 上亦下馬坐碑石下龍骨大等
入報而已出来先導而行 上步従至陣外龍骨大等
殿下於東作門外 上三拜叩頭龍骨大等入報出傳
前日之事欲言則長勇決出来深用嘉幸 上答曰天恩

冈極龍骨大等仍入由東作門外以入設席於壇下北[illegible]
請 上就席清人臚唱 上復三拜叩頭龍骨大仍出[illegible]
東作門而出更由東北隅而入使地坐於壇東大君以[illegible]
自江都被執列立於壇下少西矣而已龍骨大等以皇[illegible]
言請 上登壇皇帝南面而坐 上坐東北上西面而[illegible]
清王子三人以次連坐 王世子又坐其下并西面而坐
清王子三人坐西北上東面而坐鳳林麟坪二大君連坐
於其下我國侍臣給席於坍下東隅江都被執之臣使坐
於壇下西隅進茶一盃而已皇帝遽起壇下而溺 上亦
起下壇出休於陣外東隅皇帝還坐坍上請 上復入以
次而坐使龍骨大告我諸大臣曰兩國為一家矣欲觀射
藝其各效技諸從官荅曰來此者皆文官故不能射藝矣

龍骨大固請遂令衛率鄭以重出射而弓矢與本國之制不同故五射而俱不中清王子及諸將雜踏并射以為妙戲戯而進饌行酒盃盤以次降殺而　上前盃盤與皇帝杯盘一様盖尊敬而優異之也酒三行命撤將撤有從胡二人各牽犬狗至皇帝前皇帝親自割肉投之犬前肉未墜地犬輒取食渠等以為妙戯二胡牽狗而下戯而　上請辭降坍由壇之後從西北隅而出嬪宮以下士大夫家屬之被執者皆聚於一処矣　上地坐田中龍骨大等以皇帝言請　嬪宮以下大君夫人出拜觀者涕泣　上

坐西南隅龍骨大等以皇帝言牽白馬具玲瓏鞍出贈

上親執韁從臣受之而已龍骨大等持貂裘出來以皇

言傳曰此物當初欲為相贈而持来矣今見本國衣製

此不同非敢強使着之也直欲表情而已　上受而着[illegible]
入庭伏謝遂使都承旨李景稷賫國寶以進　龍骨大受之
而去俄而来問曰誥命玉冊則何以不納耶　上曰玉[illegible]
則曽於甲子年間有逆臣之亂已失之誥命則今番之[illegible]
送于江華兵戈顛倒之時難必其得保与否而若或得保
則不難追後以納也龍骨大唯惟而入而已持貂裘一領
招𢪛坪大君而着之又持三領而出招三公着之又持六
領而出招五卿着之（禮判金尚憲不爲出来故也）又持五領而出招五
丞旨着之（左副承旨韓興一則不與焉不入山城故）謂之曰奉主上勤勞於山
城故敢以相贈矣大君以下受賜之人亦各入庭伏謝洪
瑞鳳張維入伏于庭請得審見老母（蓋以老母曽往江都）金瓦屎嗔
訶而出送　上地坐田上待其進退酉時量始命　還都

王世子及嬪宮及鳳林大君暨鳳林大君夫人幷令留置
蓋將使之北行也 上辭退入嬪宮蓐次與之相見由松
坡津乘船而渡江時津卒死亡殆盡只有二隻空舡泊于
江渚百官爭渡至攀 御衣而上舡 上旣渡江皇帝隨
後馳来由淺灘而渡就桑田帳幕龍骨大等率護行軍兵
挾路左右導 上而行被虜子女望見號泣皆曰吾 君
吾 君捨我而去乎挾路悲號者已萬數至箭串橋日
昏黑矣初更量始達京城 御昌慶宮養和堂 于時虜
兵尙滿都城鹵掠如前而但不入闕門內故百官麾来
皆處闕內 政院玉堂問 安 答曰知道 王世子
嬪宮及鳳林大君皆留陣中故侍講院翊衛司諸官皆
侍吏曹判書崔鳴吉亦落後留 侍

扈從錄

領議政金 瑬
左議政洪瑞鳳
右議政李弘胄
綾城君具 宏
平城君申景禛
韓平君李慶全
新豊君張 維
春城君南以雄
左叅贊韓汝稷
吏判 崔鳴吉
完豊君李 曙

典籍金始蕃
趙 珩
閔應恢
修撰金慶餘
樂正宋時吉
導正南斗瞻
前判官 德復
通禮李光春
兵佐鄭翼卿
前正言李 禂
弘校李時楷

叅奉魚尚僑
承博鄭之益
司祿盧尚儀
前叅奉俞亨吉
及第金善英
成權呂渭老
校正韓先昌
僉正金 過
安 [illegible]
判官李 [illegible]
監察金東俊

兵判李聖求
户判金蓋國
刑判沈 詻
提學李安訥
知事李德泂
禮判金尙憲
前判書沈 悅
永安尉洪柱元
東昌尉權大恒
吉城尉權大任
東陽尉申翊聖
吏叅鄭 蘊

金壽益
金益熙
副修李尙馨
鄭雷卿
工佐羅茂松
前正言申悅道
前正洪 怨
前牧使洪 憲
刑佐元海一
監察尹世任
輔德林 埬
司書徐祥履

衛率權 沆
司禦徐貞履
許 瀾
鄭 誒
鄭好信
主簿崔 渾
別坐柳允昌
引儀田仁溥
主簿李彭壽
李元龍
金成烈
司果許 楗

兵叅李時白　直講鄭致和　僉正李仁傅
工叅尹毅立　前佐郎李行遇　李安訒
大司憲金壽賢　前都事許潩　引儀申浚
都承旨鄭廣敬　前佐郎石之珩　韓益謙
大提學李植　持平林墰　林就聘
大司成尹墀　廉友赫　朴尚喆
提學李景奭　掌令李厚源　李公雲
南陽君洪振道　李行健　別坐羅尚聚
護軍洪霙　戶佐尹得悅　主簿梁㯚
鄭斗源　邉吉　李仁復
完川君崔來吉　前正李祗先　洪翼聖
杞平君俞伯曾　前司乂李廷奎　金正立

前叅判尹暉
護軍李景稷
同知洪霽
綾伯李溟
同知尹履之
前叅判朴明榑
户叅金先炫
延川君李景嚴
同義禁閔馨男
咸綾君李澥
左尹南以恭
右尹金大德

通禮朴以廷
監察金瑋
正言趙壽益
禮佐成楚客
前縣監金養誠
司乂尹順之
前正趙鏶
都事琴是調
前佐書文秀
校理尹集
前庶尹李尚馦
典籍朴亨遘

洪斯立
郎廳尹無善
別坐李詳慶
引儀李琳
訓僉金存尚
郎廳閔真亮
梁應謐
刑正鄭就道
引儀金自晦
李仁男
器判李馣
郎廳李敏學

刑叅李　粲
完陵君柳　坡
訓都正韓好卿
前叅判尹　昕
司果尹就之
平原君李　澤
完寧君李應明
同知睦長欽
吏議李敬輿
禮議金尚重
兵議鄭基廣
刑議李景憲

前正郎李明溥
司成申敏一
奉主南達遠
刑佐柳筆老
從事尹善男
禮佐李惟達
前監察尹　敉
庶尹金　霨
察訪許　潅
前察訪朴　漂
朴　筭
前佐郎朴守文

李慶瑀
金漢一
叅奉邊命益
別坐卞蹄元
都事黃　坱
郎廳李　濟
典籤俞是曾
郎廳崔敬吉
監察趙　伏
別坐沈　暄
判官尹應之
監察尹益元

大司諫金　槃
前參判尹　煌
承旨崔　衍
李行遠
李景曾
前承旨閔應協
提學金蓍國
前府使韓亨吉
鄭之羽
御中軍黃　緝
護軍姜善餘
前丞旨崔惠吉

典籍任賚之
注書李道長
直長盧峻命
假注書金　振
柳　淰
前侍教李　檜
侍教李之恒
檢閱金弘郁
俞　橄
成博金　檜
說書俞　棨
丞正金履楺

直長安由慎
奉事李圭男
直長崔文漢
別坐權　勳
監役韓　懋
師傅宋時烈
教官黃德柔
都事李潤身
李幼泗
崔克誠
柳志和
監役任誨之

前府使卞三近
前丞旨辛啓榮
前參議羅萬甲
護軍李樹元
李義溥
睦叙欽
李久澄
安士誠
柳 恒
前牧使韓明勗
權 㦗
鄭承澤

承正李克仁
直長李 彬
校博李回賓
察訪李有温
校正元 籃
校理金 寅
學正崔夢旭
判官宋 嶸
都事金忠淹
李 涔
主簿金 垌
別坐韓 柷

直長金 志
習讀李恩新
主簿徐弘履
都事李廷堅
朴受應
李廷喆
朴安行
前縣監金興祖
監役韓必震
趙 沃
奉事金得宗
金會宗

都正李梴漢
前叅議朴潢
叅知李尚伋
執義蔡裕後
吏佐尹坵
户佐洪瑑
兵正宋錫胤
洪柱一
兵佐李時楳
南老星
前佐李穇
刑佐崔繼勳

引儀鄭尚義
別坐李命益
主簿朴泰元
金壽昌
具檽
市令姜煒
引儀李日新
監察朴隨亨
教官尹檄
奉事李必馦
監役金鋮
別坐徐後績

直長盧弘器
叅奉成震復
前縣監申濩
前正郎李碩基
監察權以亮
正郎金光燦
金頴
副率李弘淵
洗馬鄭之㦒
司果尹孝男
直長申淯
奉事南礏

前執義李命雄　別坐朴純義　直長柳忠傑
前正言李時雨　直長南　錫　奉事崔東彥
前司書尹文舉　監役許　檍　別坐金謹行
典籍韓　涵　前縣監申昜示　直長邊孝誠
司乂黃一皓　校正崔尚崙　副奉事閔光焜
前司書嚴鼎耉　參奉朴弘護　別坐李英賢
正言金重鎰　直長李三俊　參奉尹　潢
司書李應蓍　學諭尹　誠　直長李時尚
禮正金克恒　承著作趙　績　主簿李馨益
司乂許　啓　承權知李　晳　前縣監韓文斗
典籍申　濡　許　愽　郎廳朴省吾
宋克賢　前學諭李　郜　前佐郎韓必明

前縣監李光弼
前司評金須永
前都事俞善曾
前主簿李泰震
前縣監鄭　翰
　金大厦
　金守憶
前叅奉沈先洙
引儀李　俊
前都事安廷燮
前經歷梁　潠
前引儀李修林

前訓曺弼舜
叅奉金以冉
　李　標
司果尹商俊
　金　瓚

江都錄

丙子十二月十六義州府尹林慶業馳啓八來十三日平安兵使柳琳狀啓八來十四日都元帥金自點狀啓賊兵已到鳳山急於疾星朝野大震判尹金慶徵爲檢察使委以江都保障之任 上問體察使金瑬曰卿子可堪此任乎對曰慶徵無他才能至於捍守曷敢不盡心力乎於是以副提學李敏求副之平朝命原任大臣尹昉金尚容禮判趙翼參判呂爾徵正郞崔持恩宗廟令閔光勳直長李義遵奉事呂爾弘社稷令閔析參奉沈鳳遂柳䪫奉社行鳳林麟坪兩大君奉嬪宮淑儀一時發行兩大君夫人及諸宮人駙馬公主王孫隨行四宰朴東亮判府事鄭光績判書李尚吉同知鄭孝誠以老病宰相先行承旨韓興一以嬪宮侍奉亦行前掌令鄭百亨奉正趙希進兵佐朴宗阜承正鄭泰齊林惇學諭尹養監察李德傳柳益慶礪善尹烇翊贊姜渭賢前參議沈之源校理尹鳴殷修撰李

一相前都事奇晩獻知事遐級直講遐復一皆未及扈從追後隨入趙
翼頓棄奉宗社之命秪自避亂於大富島中是日午後　上率春宮出行
纔到南門賊鋒已廹度不得達江都經行南漢城命沈器遠爲留都大將城
中士女顛倒奔波老弱徒跣顛仆氷雪饑彿啼呼自東門出者由楊廣依險
而行入于關東或轉向嶺南自南門出者由仁川南陽遵海而行入于島中轉向湖
南呼飢呼渴爲竄亂兢駭子失其父妻失其夫骨肉相棄奴僕散亡停風凌雪
擧無人色而犬騎越出山城突騎直向城下於此人皆脫走遠適江都在海中
負險人皆爭投入而檢使金慶徵只發數隻小艇視其親踈渡之尋常凡民
不得渡殯宮到津頭不得渡上下内人一晝一夜凍餒幾死殯宮親出
疾拜大呼曰慶徵慶徵汝豈忍爲此留守張紳言於慶徵始得渡之殯
宮入江都慶徵家屬已滿城中安頓有日矣二十四日聞通津等地避亂
士女及洛中士庶奔竄遍岸籠野疾呼求濟慶徵不許渡江津路斷

飢餓而賊騎馳到一嚮之間蹂躪搶掠或投江水或被驅擁如風掃葉慘不
忍言大駕出城之日命戶部官許稚任善伯留護本曹物貨賊兵充斥
之後許稚任善伯晝則避伏於白岳夜則潛宿於本曹凡七晝夜賊勢大熾後
與留都大將及參議商閒跪相議常平倉銀子一萬二千餘兩本曹紬綃青布
等物乘夜運藏白岳山谷搬出輕寶五千餘駄輸送江都使任善伯領往人皆
謂江都天險賊不能飛渡由是晏然無復憂肆情自娛大臣疲弱不能節制
帥臣驕抗傲體使氣事皆矛盾大小機務玩愒度日慶徵與敵求從容談諧
從情盃酒一番狀啓不通山城至尊親犯矢石觸冒風雪而敵求慶徵與燠宰
重裘飮罌寒寒之間至尊半菽無菁食無甘味而慶徵厭飫珍鮮有終日之
能慷慨忠憤之士陳嘉言則充耳莫聞謂之迂言無據言曰父爲都體兒
爲都檢察爲國家辦大事非吾父子而誰進士沈漑世尹宣擧等呈書拜
罪責之曰新服即事盃酒非時而慶徵終不能動念自此人皆懷憤亂將萌

矣甲串以下嶺尾以北曾無一人持杖者聞三南勤王兵皆憤欲死敵從海
道出來拾慶徵曰吾不可一日無君不許金尚容在備局指慶徵曰汝之年歲今
幾何安敢乃爾慶徵愠而退投印于地曰此事非吾所知敏求遂不自安慶
徵曰令公即往與趙敏求乃搜大艦載家屬將行金相聞之曰安有率妻子
副察使乎若輩今往徒求能於列邑往之不若不往之爲愈也敏求竟不往
自賊中間走人來告賊多取三江木筏又撤屋材或造皮船或造童車其
意蓋在江都也慶徵曰江氷尚堅豈能陸地行船乎正月二十七通津假守
金頲奔告慶徵賊以駱駝童車載船已至甲串津頭夜氷將渡矣慶徵
始有惧色使從事官李一相朴宗阜等分付把守之策火藥鐵丸等物量數
發簿又使戶部官救料甲串倉積不爲開庫在城中從容散料人皆怪之
翌日々高三丈後緩々出城軍士皆空拳人謂體府軍器積如丘山以待今
日之用更待何時乎慶徵曰此事器乃父親積年勤苦所辦何敢擅用乎父

皆大笑使韓興一鄭百亨率城中避亂人分把要害嶺尾之西曲益德府使李程
洞守之嶺尾之北門城留守韓仁及都事洪運守之東津以下僉知俞省曾守之
仙源以下全昌君柳廷亮守之廣城以下海嵩尉守之韓興一鄭百亨任善伯
等各率家僮出南門上樓興恩君錦林君等率諸宗親出東門上門光勳呂
爾弘等略干朝士出西門上北門則人數不足不得守之事々急遽人皆憤惋舍長江
天塹之險欲使白面空拳徒守彈丸一小城其能濟乎賊兵屯聚越邊以紅夷大砲
亂放如雷聲震天地慶徵皷求惶㤼不知所為避坐倉舍之底軍心散亂不復
統緒者皮船數隻載賊十餘人泛々中流慶徵來言于政丞前曰城中事虛踈
吾當入城守計任善伯告于大君曰長江天塹舍此何之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大將
還入則不但軍心沮惑亦若潰散檢察使不可入城大君以為然顧慶徵曰令公不
可去任善伯又曰賊船飛渡我國適當潮退難於運用莫如鋪陣於鎮海樓
狹隘處大張矢砲期於血戰驅出城中軍卒皆用體府軍兇專力於津頭處

上張姓人亦力贊之大君曰戶部之言是矣我當走馬入城軍兜率兵躬自領來汝可
將此意急告慶徵々々聞之唯々俄而賊船飛渡一手搖櫓張紳領舟師自廣城
乘潮上來至甲串下馬場潮退不能進將走江都武人具一元在於船大呼請戰
紳不聽具乃投江而死邊清水使姜晉昕撐船來戰為賊所敗散走賊船二隻
留泊津頭官軍放砲火藥皆積濕火不奏功賊已登岸矣黃善身中箭死官
軍齊潰賊四十餘艘爭先亂渡呼呼之聲動天地慶徵斂求乘馬而走乘船與
張紳同走趙翼李仁進奮身欲戰事無可為自投水中船人拯之賊於是如入
無人之境兩々作隊 步府城 望之鎗光如電城中人告急於闕內嬪宮大呼
痛哭步出宮門叩地呼天欲出城避于海城門皆閉乃以諺書寫出危急之
狀送于備局終不開門嬪宮自知難免即召內官金仁徐後行泣告曰吾
與大君同死此地不忍元孫之同死也汝拖負而出幸而渡江則藏匿其處不
幸不渡則隱伏叢穴死生之際汝善為之金徐兩人共護元孫至城欲斬

門吏閔光勳即令開門出送賊逼至城下金尚容援火藥几死李尚吉鄭百亨鄭
孝誠洪命亨尹烇宋時熒權順長金益謙李喜嘉相等死於亂兵中前掌令
李時稷書簡而數行給其子其文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恇惕忘国偷生
把守尾守萬姓魚肉况彼南漢朝暮且陷義不苟生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
嗟爾吾兒慎勿傷生歸葬遺骸善養老母縮跡鄉閭隱而不起勉之即自決前
都正沈晛見其侄東龜艤船請渡乃曰国破君亡生復何為遂整衣坐北向而拜
索筆遺諫曰宗社亡矣無可往矣臣今一死以報国恩手撫外孫朴長遠顧謂
夫人曰夫死於忠妻死於節潔身同歸實甘心遂相對而縊賊逼於城外謂曰
我之來此本為和好聞大臣在城中云出聽我言時尹昉脫身逃匿不知其所西
宮東奔西走艱難覓得則着毛笠衣弊衣出見之賊謂昉曰和事不可不
入城相議速開城門我軍入城居左貴軍居右議成和事可也昉曰唯唯即開門
如其約分居兩邊既而遍出嬪宮及二大君縱兵火掠焚燒城中遊兵四擄一邑

糜爛禍亦憯矣賊吏使爲下直人〻謂下直宰相李聖求李昭漢兩夫人歸西
平諸家子女呂爾徵夫人皆死節金瑬夫人金慶徵妻金震標妻及妾三人
震標以執麻繩一〻結其項殺之鄭百昌夫人其善興求馬出他未及返其婿
震標殺兩母之善興與詰戰而已賊拉出李敏求妻將汚之其子元揆重揆之相
謂曰安忍坐視此事摘其胡刼之胡人怒起一劒屠殺二人其母與妻環視不救乃
甘心受汚二子之烈〻二女之蠢〻乃如是夫尹垣兄弟率其妻輩母向江頭其母先
不疾足擾顧謂其弟曰兄弟不可俱死汝奉母在此避之吾當先走登船其弟曰
吾何獨奉老母垣不顧挈其妻而去其弟與母隱伏巖谷竟被擄其母餓死
當時死節何限而多有微者人不得知漏不盡記名家巨族陷沒無遺而亦未
盡錄以嬪宮淑儀許多內人兩大君并夫人渡江向南漢一內官告于鳳林大君曰
張判書夫人僅仆在此大君曰其子重之吾以其婿不暇自恤奈何棄之凍餓而
死賊退後滿目腥膻呼父呼母東瞻西顧眼〻屯〻時耶命耶亦孝之無知

何奪於天耶先是國家以江都爲保障而設倉置穀可謂累矣又自本曹銀帛紬布許多物貨委輸山積一旦者皮船陷甚沒蕩然十年之經營竭萬民之財力爲一二豎子所誤可勝痛哉慶徵以斗筲之兒猥側勳班朝廷任人不能擇賢否分朝重任委諸非人擢髮誅之其能及乎至於敵來以名父之子重任之臣能文望未遠議敵倉卒受任智困魄褫空爲孔融之詩不知門外擒虎生妻被虜愛子身棄國破家亡名隳身累然則察幾爲先明斷決之不啓不斷其能爲國乎余以贅說尾其後而是錄而詩之以備太史氏修史之采云耳

江都後詩

丙子年兵燹後有友袖一錄來示余乃江都敗沒之蹟也余聞有是錄而不得見於心憾矣未知出於誰乎而所錄頗詳審猶勝於口道之多漏也然記事無法兼誅不嚴不法何視不嚴何畏此所以有余之詩也夫江都國之保障而所以險固者天設之也所以敗沒者人啓之也因天之設而固用其險則北來諸軍將安能飛渡

渡耶噫活李我宗社臣妾我士女誰是 階誰任其咎傳曰一人僨事江都之敗
金瑬致之也何者瑬亦人耳豈知其子之庸下當 主上問其子當否直以不堪其
任對之則揄察大任豈歸於庸下之慶徵哉瑬之意徒以江都固險輸財倚
妻子之念汨其公耳國耳之心瞞君父而用其子乃凌風鼻翼敝之斥鷃幾何
僥倖而不僨人之事乎噫謝安之智然後知其侄之賢則違衆舉親豈容
易也瑬也言假有跡內濟其私至於殺其子滅其家而已則其於爾何益乎工
於謀者亦敗於謀其孫褒標闈內屠戮亦瑬使之也不有瑬之誤用其子則安有
其孫之屠甚與祖也瑬之一孔而國家之綱常掃地瑬之罪至此而無所逃
矣當其時入江都也慶徵家累親屬雖賤僕隷靡不及時而惟嬪宮與元孫
暴露於津頭者有一晝一夜寒月凍餒之患亦及於他日儲嗣之尊則頗勿生
王家之說已發於元孫之口矣安有臣子而慢其君父若是者乎其忘君負
國之心權輿於此矣疾聲大呼々擧不在於屋轎之外則其將終不渡之耶

張紳雖曰爲慶徵所節制亦一守土之臣則纔一聞而探之艤一船而渡之乃其職也何待聞嬪宮之大呼而面告於慶徵然後渡之耶忠孝本無二致紳之待君如此臨亂之棄母不足責也尹昉一老奴耳平昔居家以禮義爲蘧隆閨門之醜說播諸外間則識者之唾鄙久矣其時奉 廟社行特假大臣之名安有責其同死於社稷也然則脫身逃走不待賊之渡江後知也自早亭夜遁豈獨承陳冒卑哉其家子弟所知者利而已苟利之所在則雖父子不爭其孫垣之所聞見如此則豈肯與之同死生哉挈家先走無足怪也至於趙翼與一時之名公耳所謂學問上人也始與尹昉偕受奉 廟社之命而擅棄君命出沒島嶼之間自號曰達義大將名則壯矣實何有焉學問之人果如是耶其終入於江都與李行進舊欲一進者差強人意亦僞矣其能及乎斂求世祿之臣也亦以文學名世者也其任副於慶徵則檢察使之柄亦在於渠世望於渠者豈同於慶徵哉徒得亂世之名未嘗出一謀畫一策以禦巨敵而日與慶徵會盃酒作

酣謔忘君日恣便是西慶徵則閫外之擿佈其來既矣膝下而見血染白鋒
百年伉儷夢酣氈帳禍亦慘矣至於亂離之中縱酒盤遊戲笑自若豈人
情哉其夫人者尹昉之弟暉之女也一鞭青驄西耳生風揚揚自得少無愧怍
則娟娟態度貞敏求婦也古人曰節義之門多節義尹昉之門安有節
義也噫女之從一于夫猶臣之從一于君也然逼賊自決之際暫刻有遲則必
有濡身之辱而大節已虧故其死之急與男子不相等有其時婦人自決
而立節者已盡載於本錄不足更舉也至於金溎一家諸婦則雖編於死節
夫人而以余觀之則慶徵弒之金溎殺之也特假手於震標之索遍加於諸婦則雖
欲不死得乎其可與死節者共編之哉然偷生苟活者似有間矣鄭百昌
夫人韓氏不待自決而其婿震標手殺之使震標者何狀物也屠其闔家猶且
不足又屠妻母何其手段忍且慘也夫人法家女也雖無震標之殺終必自決明
矣或有可生之道則其子善興者當竊負而走震標之殺不已遽乎然則

為善與者不暇喜慶而先怒言殺世之人則善與之刃當及於震標之腹矣何
止詰戰也哉綱常滅矣天理亡矣至於殺妻者則特震標之微過耳上天監
臨其無罰耶嗚呼宇宙純剛至正之氣寓於人而不餒大亂之世有死義
之臣余於李掌令時稷沈都正覵見之矣掌令臨死之日與其子之辭凜凜然
有生氣讀此而不隕淚者無人心者也都正死人之難能者也一聽其位儀船之
請則轉頭之間死可為生而甘心自決夫婦同死嗚呼烈矣意者趙昇緐夫
婦復生東國而以一死勵人紀耶不然則從容就死節義成雙何若是也嗟
夫節義天下之大閑也死生人世之大故也此丈夫之所難能況婦人者乎賢哉夫人
某氏也賢哉沈李二夫人也屈原謂得其志雖死猶生其不信矣乎當偷生苟
免為賊下直如尹昉臨亂先走如慶徵敏永張紳見之矣此四大夫間以為得計
其於一時之議論何萬古之鈇鉞何屈原又謂不得志雖生猶死其不信矣乎余
於金相国尚容尤有憾者何也耆舊碩德莫如相国一世儒望亦莫如相国

不比駑鈍之一尹昉則至於安危勝敗之機全在相國身上也當其坐備顧責
慶徵也慶徵不用相國之命則相國不有釼邢相國之釼不鈍則慶徵之頭亦
脆矣慶徵亦安敢不畏相國哉於是發号施令刻意防備或海道出送收拾
散卒表裡聲援先破虜膽則吾知天府金城虜不敢生心而南漢之勢自壯
矣惜乎計不出此而徒委敏求之衣鉢而一任慶徵之橫恣終至於 廟社蒙塵
身獨自焚快則無愧於古之烈丈夫而其於国事何意者天禍吾邦不容人
力耶重爲相公惜也彼慶徵敏求張紳者亦有七情豈不知江都一城非但 廟
社之所寄源之老母妻子皆寓於此雖無 社稷存保之心獨不念愛其老母妻子
乎妄恃天險高枕肆志殊不知吳江天塹非不壯也而益州樓船順風無礙釼
閣石棧非不險也而鍾會衆椎轉漢人不意掉頭忠言忘情偷御盤酒謔
浪只耽數日之樂国破家亡身冒萬古之恥可勝道也言之長也隱痛楚愴
主尚無面於江東父老則江都今日孤子寡婦怨矣止八千而已哉吾知慶徵

斂求張紳之面當無乳於天地中矣其欲刃其腹食其肉者豈其微哉嗚呼
刀鉅之鋒非不利也鼎鑊之火非不烈也而國家刑章正爲此輩設也一勺鴆酒
不足以快國人之心而優容保全之與又從而曲施之首罪之金瑬得保首領則慶
徵之死寃矣當是之斂求止於竄謫則晉昕之戮參哀矣張紳慶徵戴其首而
自盡則地中之寃亦不憤矣尹昉斂求偃息於衽席之間則世人之憤當復如何
任人不擇既先於前用刑不當重誤於後紀律不明勤王無章自後大臣當國
者其有戒於尹昉金瑬而防鎮禦敵之將其有懲於慶徵斂求張紳也耶

洪學士立節事實

掌令洪翼漢字伯升号花浦南漢山城圍急賊要斥和臣以甘心鳴吉遂與
廟堂議以公及尹公集南原人 字成伯 吳公達濟應副丁丑二月十二日夜平安都事曰
闕以有持麾觀山縣監邊大中執公于平壤邑里島縛送賊營晨夜疾行
五日到義州府尹林慶業出迎公于一舍外迎公入座曰明公此行真男子事

也二十五日始到瀋陽汗使因公子別館胡將龍骨打至館所再三詰之曰斥和
者汝外必有他人勿諱直告也公曰去年春汝之使我国也請斬汝頭者獨吾一
人龍將亦笑而去及至庭下屹然特立群胡皆起立攢臂觀使解其縛謂曰汝
何不跪而倨傲若是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乎汗曰汝何先背盟約而斥和使
兩國成釁乎公曰爾與我國既約為兄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約之失其在
汝乎其在我乎汗辭塞良久曰汝既首斥和約則其志必欲殲滅我類矣大
軍之出何不迎擊乎反為我所擒乎公曰我之所執者只大義而已成敗存亡不須
論也若使我國臣民一如我志則爾國之亡已無日矣即解衣投地裸裎而立曰
聞爾國刑殺必以臠剮尚云何不速行臠剮乎仍索筆書紙曰 大明朝鮮纍
臣洪翼漢斥和意事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通曉當以文墨控白焉夫四海
之內皆可為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節為
風故上年春適授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為若果違盟則是悖

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衆載之間寧有二
天子哉況兩国之於朝鮮初有交鄰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
小之恩而深結則忘深結之恩守先背之空約理甚不近事甚不當故前建
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吾上
有君親俱不得保護而全安之今 王世子大君皆爲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
一疏之浪陳以致国家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矣自究乃罪可殺罔
赦雖萬鍋誅戮實所甘心而一縷夢魂想飛於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
無所言惟願速死速死汗使漢人譯而聽之顧謂左右曰彼乃天朝難矣哉此人
也何出令所和熟以示曰吾豈不可爲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寧可爲皇
帝也汗大怒遂令兩胡夾執而脫而去二胡乃其国刑殺人者其日即萬曆十
月二十二日也死時年五十二○尹學士集吳學士達濟字季輝 亦被執同死于
瀋陽

顯廟戊申嘗御熙政殿問三臣事於筵臣吏判閔鼎重具本末以對左相許積以為喜事釣名之人云

肅廟戊辰二十六日 上展謁驪州寧陵 陵孝宗 二十九日還臨南漢登西將臺大臣及近侍本府留守引見時因領相南九萬所啓有建祠之命留守李世白卽爲營立祠宇于城內以 國恤不卽奉安癸酉三月十五日始得奉安顯節祠三大字扁額南相筆也

三學士中吳尹二公自此城出送則與死於此地者無異故只立二公祠於城內洪公則胎鄕榮川故自士林創立壯岩書院幷享三先生忠正公洪先生忠貞公尹先生忠烈公吳先生

顯節祠號大提學李敏叙撰定以進 賜額祭文知製教趙持謙製進

烈哉三賢 聯芳並省 士人英猷 孤城風雨 生投虎口 乾坤條裂
並挺一去 勵操蘭桂 爭天勁節 蒼辛事廻 命輕鴻毛 日月晦顚
時之罔極 紀歎有淚 白雁不來 雲悲浿江 地分東西 立祠遺堞
天胡忍斯 鶴野無涯 孤魂何處 月黑麻渡 義無彼此 于以合祀
一間棟宇 清儀若接 念惟忠烈 所遘之慘 溫見夢裡 紫市帶祠
萬古風聲 憤氣如生 實世罕覯 亦古未有 歸忠可憐 遺蹟誰傳

愴昔傷今 灵兮來此
飮語則咽 永享苾芬

大報壇營建時 傳教 肅廟甲申四月初十日

嗚呼光陰易逝渭灘重回天崩地坼卽此歲也壽亭之事追思掩泣不有親祀于何
寓余懷肆予起義斷然行之盖所以明天理而植民彝也嗚呼 神宗皇帝再造藩邦
之恩天地同大河海無量實吾東方沒世不忘者也今於建廟之事孰有異議於其間
而第或以禮節爲拘或以宣泄爲慮此則有不然者所謂禮節爛熳商確務歸得
當則自無難便之端所謂宣泄只在象胥中以重律嚴加操切則豈有宣泄之患耶嗚
呼尙忍言哉海內神州滿目腥塵回望天壽孰薦明祀噫由此論之則今日建廟不特
予崇報之誠寔在於此 神宗在天之灵亦安知不戀東土耶尊周之義皎如日星予志
之堅定如金石斷不可已也嗚呼追 聖祖之志事予所勉勉於此而持難猶不行則何以有
辭於天下後世乎其令禮曹斯速議處而頃者儒疏中華陽洞之說反覆思惟終涉不便
亦在該曹之商處也

御製衣大報壇詩并小序 乙酉三月初九日

今曉祗詣 皇壇已擧殷禮幾年經營竟遂至願事勢所拘雖未準禮此固大幸也壇墠將祀之際怳若玉輅東巡護近耿光予懷倘復如何感極于中自發於吟詠所以示不忘也咨爾銀臺玉堂之筆之臣其各和詩

大報壇成肇祀親 衣冠濟濟班行造 昔被隆恩銘在肺 追思豈但微誠虔
時維季月屬和春 磬筦鏘鏘禮聲陳 今瞻神座彿沾巾 觸顏寧陵醒志尊

右肅宗 御製衣

皇明報祀聖躬親 粹小純誠神可質 含生庶類恩纖骨 要識於戲不忘處
香火重修六十春 近東舊禮蹟成陳 助祭臣隣涕滿巾 先王文物至今遵

右臣鄭澔謹拜稽首奉賡

黼座紅雲儼若親 籩罍秩秩精誠合 帝德如天宜粉骨 中原父老應延頸
東韓一域大明春 晃朕煌煌縟禮陳 宸章揭日自沾巾 烈祖遺謨正可遵

右臣權尚夏謹拜稽首奉賡

英宗乙巳禮判丹巖閔鎮遠袖劄

伏以 殿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夙夜憂勤中外拭目想望至治此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白首炎荒幸而不死重入脩門獲近耿光其追 先朝殊遇小補涓埃之效豈有窮已與學識荒昧精力衰耗何足仰報萬一哉臣竊瞯 殿下發號施令之際爲其先務者一則曰敦孝悌也二則曰蕩平也豈非帝王之盛節當世之急務也歟 殿下之所以施爲措處者似若與臣平日所聞所學有異君臣之間講磨道義務歸至當固是美事臣敢竭愚衷而極言之惟 殿下虛心開納焉所謂孝悌者有本有末本者孔子所謂善繼志善述事者也蓋惟我 肅宗大王仁明睿智剛毅果斷臨御既久春秋益高於國家大小事無不練達明習人情世道是非若燭照而龜卜舉其大者而言之則辛巳討逆丙申定斯文斯二者俱係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綱其所以處之者又皆容爲從容審慎熟慮深思不爲暴喜怒不動聲色一舉措而歸之正可以傳百世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者也粤若哉 大行大王臣於昔者六年春坊侍講最久伏見 仁睿

明智惠溫粹和誠是不世出之英姿也加以學問夙成行誼純篤辛巳 仁顯王后之
上賓也哭泣之聲聞者莫不隨淚其纘 肅廟之業先 肅廟之烈者可證於他日
矣不幸中年以來疾病乘之寢膳起居之節不至大段違常而事務酬應之
際或未之審察臣僚陳奏之言或未之領會外廷諸臣咸懷憂懼惟思至誠
夾輔隨事匡救以俟早晩平復之慶矣 先王自量疾患之難强有妨於酬應
萬幾於 殿下於儲嗣之重因命代理庶務諸臣無不憂傷衆慟不忍奉承者
蓋亦有日矣及至有世弟可乎左右可乎之 教旨意愈爲懇切 睿慮愈益
深遠而一種諸人自生疑懼恐其不利於己趙泰耈不有請寢之事啓率其徒
衝冒入闕門不由政院直蒙 賜對輒皆以 宗社將亡爲言臣未知左右用事
則 宗社可安 殿下代理則 宗社將亡者是果何說而臣等猶以爲彼輩妄生疑
阻不顧 國家之大體者寔爲迷惑之甚及至逆賊尙儉事發覺則意其因此而
或知當日諸臣之心事與夫渠輩之爲罪得以自息禍心矣乃反徑構大獄不

癡事實係賊一鏡繼出而肆行斬伐誣悖滋甚凶徒締結交亂至是根蒂難拔矣
於是乎以丙申大 處分爲一 肅宗本意容易變改辛巳逆獄雖未翻案而大
墳之補祠宇之建一反 肅廟遺旨凡 肅廟政令不問大中變易殆盡輒稱曰
掌上者嗚呼以前後 處分爲不是當則已義理明白付托之丁寧如此而及
大行朝一切變改是豈 先王之本意哉況以平昔英睿之聖姿推托於此等舉措
則豈有一毫近似者乎其曰掌處其曰俞其曰允者蓋是 違豫中泛應於
羣凶奏達之際而於本事之是非或未明察而然也夫疾病之來聖人之所不免
而顧何損於 聖德而一隊羣凶由諱 先王之有疾陰以自脫其欺矣無嚴不恤其
上加玷累寧不痛心噫嘻 殿下之承事 肅廟與凡幾年矣詳知 兩聖之本心
者宜莫如 殿下 殿下以爲 肅廟丙申處分果非本意而 先朝之所變改
者其果一出於 耄惛哉而非由於凶邪之熒惑耶且以近日而先正復享復爵事
觀之決知 殿下之意未嘗是眩於此矣然則彼徒者於 肅廟則直斥其 處

分由於積年沉痼之疾恣意誣蔽不少顧忌於 先王則秘諱疾患設爲禁防之
或及此輒指爲逆以至尊 殿下撲殺上書者而其意愈不已此其故何也 殿下
不嘗思之及此耶 殿下睿學高明於義理曲折若以洞然無疑而宮闈間細
大之事又 殿下所稔知也則其於群下之患邪是非寧有不能辨者哉特以事系
兩朝遵 肅廟之處分或慮其訝於 先朝襲 先朝之軌轍則或慮有碍於
肅廟以是以持疑不決左右難處夫如是則 肅廟之被誣無日可辨 先王之本
心無時可明矣明言 先王以仁孝聰 睿之姿不幸有無妄之疾爲史人所障蔽
數年之間變易 肅廟之舊政者一出群邪之脅亂然後始可以解中外之惑
釋後世之疑而 先王之本然懿德乃得如日星之昭揭矣然則 先王固未嘗不繼
肅廟之志述 肅廟之事 殿下亦未嘗不繼 先王之志述 先王之事而 王聖
授受之際 聖德大業光明洞達若合無異是豈非孝悌之大本耶臣之如是
納言者蓋恐耳目所壅遠事勢所壅久則奸凶之徒獲遂陰脫之計而 兩聖

之誣初無可辨之期矣夫不諱 先王之疾近后 先王之誣可辨 先王之誣既辨則
甫廟之誣不待辨而自明矣 殿下必須推明 兩聖本心之所在中間撓蔽之妄折
曉諭中外使 兩聖心事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見史得以書之則庶幾無憾於繼
述之義而克盡孝悌之道如哭泣之哀祭奠之禮不過爲孝道之節目且支離
不免更歷百度入於 殿下之前言及 先朝之事上下往復無非可悲者窃想
殿下聞此難以爲懷也亦非臣所引據說今茲所論上關國體臣若不言則是
事 殿下不忠而已 兩朝罔極之恩也伏願 殿下深留 聖意焉至於蕩平
二字人君用事之際絶祛一毫私意惟觀其人之賢邪其事之是非而已朱子所謂
知其爲邪而祛之則祛之猶恐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
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不專任之不驟而
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遠去之惟恐其不盡不當
憂其有偏云者是也宅心至公惟賢邪是辨而一黨字忘諸心中然後方可謂

蕩平是以舜擧皐陶而不仁者遠湯擧伊尹而不仁者遠若於賢邪進退起其爲
偏黨而無欲雜薰蕕氷炭於一器之中則非并用相濟之理而大違於箕聖
蕩平之訓此宋之建中靖國所以卒名靖康之禍者也然則居常窮理之工有
所未至則其賢不肖之辨甚難人君喫緊用工處只在於此若能去一私字則斯
過半矣所謂私字非偏用私昵之人然後謂之私也欲以無私亦人欲以蕩平見稱
而出於有所爲之心者亦私也然臣愚竊以爲今日賢邪辨之最易何者幸 先王
之有府歟 殿下之英明盤據糾結欲濟其私者皆已徒也而 殿下旣已覺其然
矣然退斥之際審慮其或歸於偏黨輒有顧藉屑護之意朱子所謂若不問其是
非曲直而待之如此則是善常不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爲蕩平是乃所謂大不
幸近之而亦有事於書經勿疑之訓矣懲討旣行是非大定之後持是道不爲
磨遣日月 其中稍有樹立者隨才調用於百執事之列則年久之後衆論
自定是非大明自然有革面從新之效所當戒者徑殺無辜而已臣以爲蕩平

之道無過於是矣嗚呼 殿下以天縱之聖承艱大之業以孝悌爲出治之本以
萬年爲治道之方可謂得其體要而然而深究其根本剖析其幾微者如上
所陳竊瞯 殿下論議設令之間每欲避遠嫌疑拘於小節傷於大體者
幾多有之 殿下若求之於用心之微考之於應事之際則亦不免其有稱塞性
恐此意未諳則臨與處不窒礙而孟子所謂發於心而害於政者有不可勝言
者矣程子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夫人主一身宗社之所托億兆之
所係是以事必求是人必求賢一念要在於安宗社底億兆而已何敢自有其身
曲避小嫌耶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爲天下而不與焉不與者謂不相關即不敢
有其身之謂也 殿下近年以來險阻艱難亦既備嘗之矣自在 潛邸已遭
橫逆之言及直 儲位又遭鳳輝之沮遏世亮之凶言而繼有尚儉之謀寔鏡
虎之搆誣其他危動不安之端不止一二此輩皆宗社之罪人非 殿下之私讎也即
祚之初雖即日盡取而正其罪此實爲宗社討賊也非爲自己復讎也陽似萬而

四海皆曰非富天下也蓋湯之無一毫自私之心天下皆知之也今 殿下討罪只起於
宗社無一毫私意此湯之伐葛則此所謂天討有罪顧何有於 殿下之一身乎
今 殿下慮人之譏疑自己復難容忍半歲認賊為子不惟不討而已新政之初
擢鳳輝於輔相此真所謂以德報怨而孔子之所不取也 殿下初見鳳輝之疏上
章於 先王至有毛骨俱竦之語此非宗社之罪人乎宗社罪人最立於初政者豈
不大有乖於天理人情耶伏聞其後 筵中有比擬於桓公之說 筵席語秘雖不得
其詳而可謂大不襯着者矣管仲之射鉤以其有子糾之爭立也乃桓公之罪
人也非得罪於齊之宗社也是以桓公恕其為其主而貰之今 殿下為先王之儲
嗣元無子糾之爭而鳳輝敢為遮管之計此但為 殿下之罪人耶抑宗社之罪人
耶執此數款反覆天理則 殿下舉措之失當可知矣且 殿下之進位儲嗣也 先
王稟旨 慈聖而定策其時諸臣不過協贊其間而已有何功勞之可論而逆徒
恐 殿下之思用舊臣敢以援立擁立定策國老等說相繼陳達歸 殿下於

有嫌當避之科 殿下不得不動心於此等說實逆諸人之無罪抱冤者亦不憐
愍而久靳沛澤最後始宥數三人而當初建儲陳疏之臺諫則尚滯顧恤其
同時被謫者均有向隅之歎此皆 殿下遠嫌疑之過也伏願 殿下凡厥政令一循
天理之正惟以 宗社為念勿以一毫自己之私意之念頭則規模宏大賞刑合理億
萬年無疆之休矣自此始矣朱子告其君曰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矣吾亦
嘗以求位之心動心忍性降用拆拆所以自處當如前日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轉禍
為福 亦為至誠至論也 殿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亦徒謂 殿下有求位之忌
殿下聞此言若將墜於塗炭必欲遠避嫌疑洗濯此累則徒示人不廣而有歉於
聖賢耶臣擬朱子之言潛心力行勉勉不怠則天下後世自可照然矣臣受恩而罔
極報無路今老且死矣茲敢瀝血而陳之更願 殿下存心必誠見義必果斷
出言簡要毋加人過毋失之獎毋使人同功之賞毋為漢唐卅名之主隱誠五霸假
仁之習日孜以聖業固邦家孜以保守基業其若臣之所陳不中于理則亦須明白誨諭

而作退之以為人臣妄言者之戒幸甚